

石新出管字(2021)第0019号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 大武口



文学季刊  
2021春  
(总第1期)

大武口区文化旅游广电局 主办  
宁夏散文诗专业委员会 协办



## 大武口：中国名毯“宁夏毯”产地



我国著名传统地毯云集在西北地区,有新疆地毯、宁夏地毯、包头地毯、西藏地毯及北京地毯五大类。“新疆毯早,宁夏毯好”,宁夏的地毯由于做工精细,色彩鲜亮,质地优良,不仅成为龙头,而且从此承接了宫廷、寺院、贵族专用毯。早在元朝,就在宫廷设织毯机构,精选各地匠人,专为皇宫编织地毯。从大德二年到泰定五年(1298-1328)的30年间,诸路诸色匠人总管府为上都皇室宫、皇帝影堂织造的毯有13种之多。其中“回回剪绒毡”被列为上等品。在中国的明清时期,宁夏府是当时西北通往中原的交通要道,也是西北羊毛和地毯的集散中心,这为宁夏毯的制造和销售提供了便利。

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地毯出口达到鼎盛时期,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先后在石炭井、沟口两地开办地毯厂,从事宁夏毯生产,为国家赚取了大量的外汇。

目前,宁夏毯在故宫博物院、宁夏博物馆均有收藏。



2021年·春  
(总 第1期)

### 《大武口文艺》编委会

主 任:苏焕喜 汤 瑞

副 主 任:周福祯 何秉海

名誉主编:王跃英

主 编:周福祯

副 主 编:王 静 谢红梅 白光裕

责任编辑:吴全礼 杜学华 赵玉林

袁宝艳 撒学东 张开翼(特邀)

封面题字:盛来宁

本刊地址: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文化馆

邮政编码:753000

邮 箱:wyy9516@163.com

电话号码:13995161998

工 本 费:每本12.5元

承印单位:宁夏报业传媒集团印刷有限公司





## 创刊词

大武口是一个年轻之城。1973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2002年前后,整合原大武口区全部、原石炭井区全部和原平罗县部分区域组成。现辖区域面积一千余平方公里,人口30万人。

大武口是一个古老之城。贺兰山区和包兰铁路以西的冲积扇上,广布史前先民的岩画遗作,山巅隘口耸立的长城烽燧,俯视着河套平原。

大武口是一座工业之城。是国家“一五”时期布局的全国十大煤炭基地,盛产着世界珍稀煤种“太西煤”,汇聚了中国有色、中国煤科、中国国能等顶级企业,拥有庞大的专业队伍,支撑稀有金属冶炼加工产业、硅碳和三元储能材料产业、太阳能光伏新能源和配套装备制造产业、重型超重型采煤机械和配套产业。

大武口是一座教育之城。艰苦创业时,辖区最大块的平地一定是学校、医院,尊师重教是城市的传统,积淀了从幼儿园到大学教育力量,是宁夏第一座具备创建国家级教育均衡发展的城市区。

大武口是一座英雄之城。贺兰山是曾经的兵山,大武口是曾经的“兵城”,历史遗留的军事遗址遗迹随处可见,在新中国戍边卫国的艰苦岁月里,培育和形成了以“艰苦奋斗,自觉奉献”为主要内涵的贺兰山精神,涌现出宋宝光等一批英烈,为维护国家安全做出了贡献,是“全国双拥模范城市”。

大武口是一座文明之城。辖区与全市人民共同努力,经过6年奋斗,于2017年尊享全国文明城市殊荣。2020年,以西北地区第一的成绩蝉联这一荣誉。

大武口是一座美丽之城。所谓七山半城半分水,湖光山色收眼底。辖区内国土面积的近七成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巍峨俊美的贺兰山雄踞城区西北,城市东域布局着近50平方公里的湖泊湿地保护区,晴朗的日子站在贺兰山坡上的森林公园,可以看到亮亮的湖光。

大武口是一座旅游之城。数十平方公里的城市区,星罗棋布有2个国家级4A级景区、3个3A级景区,12村子里就有一个国家级旅游村,是宁夏22个县、市、区中拥有国家级风景区最多的城市区。上世纪60年代开行的绿皮火车依旧来来往往,“全国少有、宁夏唯一”石炭井文旅工矿小镇,把过去的时光凝固在了大山里。

大武口是一座充满希望之城。进入新时代,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中,大武口人民将以勇当排头兵的姿态,着力打造新型材料创新发展领先区、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和生态工业文化旅游目的地“三区一地”家园,谱写新的篇章。

《大武口文艺》的创办,意在为记录和思考大武口的前世今生提供一个平台和窗口,它将充分发挥中国散文诗作家创作基地优势,通过开辟的《名家档期》《本土作家》《散文诗汇》《诗词园地》《大武口故事》《贺兰山下》以及《典藏》《墨韵》《塞下曲》等栏目,记录如歌往昔,展示美好未来,为大武口发展做出文艺贡献。



2021·春

文学季刊  
(总第1期)

## 目 录

CONTENTS

### 刊首寄语

01 / 创刊词

本刊编辑部

### 名家档期

04 / 绿皮小火车(小说)

季栋梁(宁夏)

11 / 我们将美酒埋在后山的桔园(散文诗)

卜寸丹(湖南)

### 本土作家

12 / 黑色的种子(散文)

曹海英

21 / 生死之间(小说)

吴全礼

28 / 石炭井,热爱生活的高地(散文)

张廷珍

33 / 父亲的眼泪(散文)

杜学华

35 / 青山公园留影(散文·外一篇)

赵玉林

38 / 戈壁上的海(散文)

赵晓宁

40 / 我的乌兰(散文)

袁宝艳

42 / 伫立在风中的白杨(散文)

王定武

44 / 那一片荷塘(散文)

马慧萍

### 散文诗汇

46 / 白 鸽(宁 夏)

48 / 刘国平(四 川)

49 / 李 萍(甘 肃)

52 / 王亦标(安 徽)

53 / 刘明霞(宁 夏)

54 / 张开翼(宁 夏)

55 / 刘 虎(宁 夏)

56 / 邱雨秋(山 东)



- 57 / 周启平(江西)      58 / 刘爱珍(贵州)  
59 / 张月平(宁夏)

### 诗词园地

- 61 / 张嵩(银川)      61 / 许凯(平罗)  
62 / 丁玉芳(银川)      62 / 余秀玲(银川)  
63 / 李学玲(大武口)      63 / 杨晓君(平罗)  
64 / 李永峰(银川)      64 / 刘长军(大武口)  
65 / 陈万荣(大武口)      65 / 叶红军(平罗)  
66 / 刘新芳(大武口)      66 / 白浩(大武口)

### 大武口故事

- 67 / 《山水城市大武口》三字歌      王跃英  
70 / 再说“大武口”名称的历史年代      张凤梅  
72 / 千年古寺寿佛寻踪      撒学东

### 贺兰山下

- 75 / 评张新喜诗七首      雷海基(北京)  
77 / 铸造文化重镇,谱写黄河流域文化大武口篇章  
孙铭(宁夏)

- 封二:典藏:大武口:中国名毯“宁夏毯”产地      本刊资料  
封三:墨韵:春色(国画)      陈刚刚作  
封底:塞下曲:大雁飞过石炭井(歌词)      辰夫(陕西)

## 绿皮小火车(小说)

季栋梁(宁夏)

天空鹰隼高翔,山间岩羊越涧,四周一片静谧,绿皮小火车远远驶来。儿子说别惊动他们,这境、这人、这情……爸,太有感觉了,我有了新的蓝本——我要拍我的爷爷。

一个普通人家,男孩是很少崇拜自己的父亲的。

过了知天命之年,我审视过许多人,却从未审视过自己的父亲。倒不是我与父亲中间隔着什么恩怨,而是在我心目中父亲实在是平凡、普通,没有让我激动的兴奋点。这么说吧,父亲的一生在我的眼里是近乎窝囊的,父亲每年都受到表彰奖励,然而,却做了一辈子井下工人,直到临退休的前两年,才升了井。在我们看来,父亲实在是太不值了。

直到四年前,我才开始审视我的父亲。这源于一个极普通的电话。

2016年的一天,老冯打电话问我一件没什么意义的往事,事儿说完了,他告诉我他最近回了石嘴山,坐绿皮小火车进了趟春山,在火车上见到了我父亲,背着一袋米。他说得轻描淡写,又缀了一句说郭叔多大年纪了。我说80岁了。他说有那么大了,不像,你记错了吧,现在儿女记不住老人年纪的实在太多了。不等我说明,他

就挂了电话。那么随便,就像捎带的一句话。然而,却是将一块石头撂进我的心里,我的脸火烧火燎的,又恼火又心疼。“孝子都在微信里”,这是我在微信圈里发过的一句话,惹得许多人不高兴,也赢得了不少点赞。是啊,谁真正了解父母的内心呢?

我回公司交代了一下,就和儿子飞回银川,直赴石嘴山。这次一定要搬走父亲,不行就上硬手段,绑也得把父亲绑走。我甚至打算把那间房子推倒。

如今都讲这工程那工程的,搬父亲对我来说就是一项工程。政府提倡下海,我远走南方。扑腾了十几年,虽没有大富大贵,也算有些小成就,在沿海扎下根来。之后就开始搬父亲。

搬父亲,我想这是一件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事。

之所以说简单,是因为作为国家“一五”时期布局的煤炭、电力、钢铁基地,石嘴山市工业总产值曾一度占宁夏总量的近40%。因煤而兴的城市因煤而困。进入上世纪90年代,随着煤炭市场价格放开和国家对统配煤矿补贴的取消,煤炭企业走入低谷,加之煤炭资源枯竭,空气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突出,春山成为国家首批资源枯竭型转型城市试点之一。一时间春山乱糟糟的,我家也搬迁到了大武口。然而,父亲

却又回了春山。父亲早已退休,在春山不要说是产业,连个小卖店都没有,他回去做什么?

搬父亲这一工程从立项开工算起,我不遗余力地实施了十几年。然而,任你说得天花乱坠,父亲却是断然拒绝,岿然不动。儿子感叹:“撼山易,撼爷爷难。”

事实上这十几年一次次搬迁父亲的过程,我有时候也恍惚了,真的要将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搬离故土么?

“苦下在哪达哪达亲!”

第三次还是第四次搬迁父亲,我们坐在麻黄梁上,我问父亲这个破地方有什么依恋的,父亲看看我说了这句话。

这句能将戈壁砸个坑的话,我记录在了手机中。对于一个老人,什么是幸福?灵魂有个去处,思念有个去处,想法有个去处,就是最幸福的了。

然而,我还得把父亲搬走。

世俗有强大的气场。我抵御不了世俗的闲言碎语,你不能将父母放在你能力能达到的位置,就会招致社会的纠正批判。

## 二

春山是贺兰山的余脉。对,就是岳飞《满江红》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贺兰山。“贺兰”一词来自蒙古语,“骏马”的意思。眯着眼睛细看去,贺兰山崇山峻岭的确像一匹扬鬃飞蹄的骏马。贺兰山是宁夏和内蒙的分界线。贺兰山北麓石炭沟,意为产石炭的地方,1941年改名为春山。

“一五”期间,贺兰山北段勘探出丰富的煤炭资源,春山这里建起了国家十大煤炭基地之一。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

立,国家从各省成建制调入大批干部,从全国各大型煤矿抽调了大批矿工。父亲响应支宁号召,成为春山第一批建设者。

春山在贺兰山深处,山抱着山,沟套着沟。父亲他们是坐大卡车进入春山的,大卡车沿着沙河沟行进,车就像是行进在波浪流翻的水上,颠簸得几乎要翻了,掀起一道尘带就像彗星的大尾巴,不是路况极差,而是根本没有路,大家一个个成了土行孙。

当时的春山,只一条土街,两边插着彩旗,最醒目的是大红横幅:“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着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几十个人夹道敲锣打鼓,倒也热闹。土街两旁摆放一排洗脸盆,盛满清水,泡着毛巾。大家一下汽车,扑到脸盆跟前洗起来,一脸盆水洗得黄澄澄,就像是沙沟里刚打出来的。

父亲环顾四周,整个世界灰沓沓的,春山完全处于蛮荒状态,当时的石嘴山市府核心区大武口还不足3000人。

忽然有人高喊“郭成——”。父亲顺着声音找寻,大叫“老班长——”。两条壮汉你捣我一拳,我捣你一拳,紧紧拥抱在一起。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一个山东,一个安徽,从渡江战役打到抗美援朝,是认过兄弟、托付过后事的,后各自转业回乡,哪能想到又都支援宁夏建设来了。

父亲他们到后的第一项工作不是下井挖煤,而是挖地坑窑。选高于水道的阳坡挖大坑,坑上担檩条,檩条铺上芦苇、茭茭,芦苇、茭茭上压油毛毡,油毛毡上抹泥巴。行走在春山生活区,要时刻注意脚下,稍不留神就会跌进“窑”中了。在“地坑窑”的第一夜,早晨起来门让沙子壅住了推不开,几

个人用手刨开了门。石块当枕头，睡了一晚扛得脖颈、后脑勺疼。

“地坑窑”住了两年后，才搬入石头垒砌的低矮平房。

这年父亲23岁。

……短短几年间春山就崛起了，紧接着设市，国家大三线建设春山再次迎来机遇，一批国家的重点建设项目落户山中，至上世纪八十年代，这道天光谷煤矿一个接一个，绵延数十里，号称“百里矿区”，人口有十五六万……

### 三

进入春山矿区，到处的烂房破屋，只有极个别的房屋有人，风光不再啊，如今所有煤矿都关停，企业全部下山，人口下迁，剩余不足二百人。

父亲就住在一间红砖瓦房内，屋内简单得让人心酸。

对于我们的到来，父亲有些吃惊。我们冲着父亲发了脾气，也讲了道理，更讲了外面的舆论。父亲的表情平静甚至冷漠，他的手指在膝盖上弹拨着一首旋律，看得出他根本没听进去。他是很有主见的人，从不为人言论所左右，这个性我太明白了，因此，我们不在乎他没听进去。我们说完就开始收拾他的东西。房里没几样东西，我们基本全装上了车，就剩下床了，我们想让父亲送人算了，然而四处寻找却不见父亲，一位靠墙蹠着的老汉说找老郭吧，向春山里头走了。

我们气坏了，把床也抬上了车。床底下露出那个墨绿色雷管箱，上面用白漆喷着“一九六零年”。这个雷管箱在我们家可

是有些年月了，箱子一直锁着。我以为雷管箱很重，加之生气，搬起时过于用力，一个仰躺向后倒去，我丢了箱子，双手去扶墙。雷管箱就摔开了，荣誉证书扑了一地。这么大的雷管箱，里面装的别无他物，竟然全是荣誉证书……我们都呆愣愣地看着飘落一地的荣誉证书。

王师傅忙从车上找来一个尼龙袋子，像装垃圾一样往里装，我和儿子同时惊喝了一声，王师傅吃惊地看着我们。王师傅是朋友的司机，我忙笑着说老王，你别动，我来收拾。儿子说王叔，这可不是一般的東西，怎么能这样粗糙地对待呢？我开始整理荣誉证书，儿子说爸，别动，千万别动，这房间、这陈设、这光线，太有感觉了，我去拿摄像机摄下来。儿子大学毕业，开了家文化传媒公司。

是啊，大大小小荣誉证书散落一地，有四开大的，有巴掌大的，还有指头蛋大小军功章一样的金色奖章，有塑料皮的，有绸缎皮的……在这间简陋的红砖房里，窗外是贺兰山，窗口扑进清爽的阳光，整幅画面给人一种难以言说的沧桑。

我们蹲下来将荣誉证书重新整理进雷管箱。

儿子说爸，爷爷有这么多的荣誉证书你知道吗？

我说我知道你爷爷有不少荣誉证书，但没想到有这么多。

儿子说你也太不了解你爸爸了，爷爷是一部大书啊。

儿子说一共有238个，摞起来足有三个我爷高吧，别人是著作等身，爷爷是荣誉等身啊。



我们进春山里去寻父亲。转过一个弯子,听到驴叫声。一位老汉正拿刷子刷着一头驴,槽上还拴着几头驴。几头驴毛色闪亮,笼头都是彩绸绾成。

儿子问老叔,你喂这些驴做啥?

老汉说驴吉普,拉游客。

儿子说驴吉普?

老汉嘿嘿一笑说就是驴车。老汉指指一间房,我通过窗户往里看,里面放着几辆驴车,不过很洋气,都装有轿子式的彩棚。

我递给老汉一根烟问旅客多不?

老汉说还不多,不过慢慢就会多起来,今年比去年多。你们是干啥的?是来设计旅游线路吗,打老郭多问问对着哩,老郭对这里山山沟沟草草木木熟得很,前不久有一帮驴友,失踪了,老郭进山带出来的。

儿子说老叔,老郭是我爷爷。

老汉嘿嘿一笑说你爷都快成春山的山神土地了。

我们顺着石子路往春山深处走,儿子激动地说驴吉普,好策划,谁策划出来的,真牛。

我说是皮定均想出来的。

儿子说皮定均,在哪里?得见见这个人。

我笑说当年皮定均是兰州军区司令员,来这里检查,了解到官兵出行难,特批给连队配发一批毛驴车,战士们热烈欢迎,称“驴吉普”。

儿子说驴吉普驴吉普,我们公司要组建一支驴吉普车队,拍电影,搞旅游,当然首要的是我们将以驴吉普为婚车。

转过山水沟,在大脑袋梁上我看到父亲和张叔坐在坡上,就像一对老鹰,披着明

媚的阳光。倘若天气晴好,我想世界上没有比贺兰山更纯粹的阳光了。

张叔是气象老人,似乎一参加工作就在那里,也已经几十年了。

天空鹰隼高翔,山间岩羊越涧,四周一片静谧,绿皮小火车远远驶来。儿子说别惊动他们,这境、这人、这情……爸,太有感觉了,我有了新的蓝本——我要拍我的爷爷。

#### 四

晚上我开始阅读审视这一雷管箱的荣誉证书。说“阅读审视”不是故作高深,荣誉证书上的文字与装帧设计是最能呈现一个阶段的历史的。

父亲最早的一个荣誉证书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珍贵的是有一张合影照,上面写有白字说第一次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合影,摄于1958年7月。六十年过去了。

从荣誉证书上看出,父亲还是全面发展的。文体方面的荣誉也不少。打篮球荣誉证书有好几个,父亲曾是矿上球队的主力。当然,因一线劳动赢得的证书占了绝大多数。

太阳光金亮亮,雄鸡唱三唱;花儿醒来了,鸟儿忙梳妆。小喜鹊,造新房,小蜜蜂,采蜜忙,幸福的生活从哪里来?要靠劳动来创造。

这是美术片《小猫钓鱼》的主题歌《劳动最光荣》。那时间电影太少,《小猫钓鱼》这样的美术片大人也一遍遍看。《劳动最光荣》成为父亲的流行歌。劳动的快乐说不尽,劳动的创造最光荣,这句歌词也成了父

亲经常吟唱的歌词。他给几个孙子唱歌就是这首。

劳动就是创造，父亲就是这么认识的。可我们并不这样认识，我们觉得创造跟发明联系在一起，劳动就是干活，怎么能说是创造？父亲说这煤我不挖，它就在地下，你能烧上？这并不能说服我们。我们觉得创造就应该像爱迪生创造电灯、贝尔创造电话那样。

关于荣誉，老二曾和父亲有一番争论，那时候我们都已参加工作。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老二用这句话表达自己的志向。他的志向就是走仕途，通俗的说法就是当官。尤其是刚上班的几年，处室的一个小官僚老给他小鞋穿，对父亲的不争气就颇有意见。

那是贺兰山的雨季，我家房屋遭雨，我们把所有的容器找出来接一个个漏雨点。雷管箱被雨浸了，父亲打开箱子，找来塑料把证书奖状包了起来。我们第一次发现有那么多的证书奖状。

窗外响起鞭炮声，是墙挨着墙的老瞿叔升了，住进了两室一厅，正搬家哩，老瞿叔都不用自己动手，双手叉腰指挥着，像是指挥工人为矿上干活一样，就更显出矿长的价值来。

老二说你拿再多的荣誉有啥用，还不是个卖苦力的，还不如烧了去。

在矿上那些只要拿过荣誉的，都成了各种级别的领导。父亲荣誉比那些人要多了，却依然在井下挖煤。我们工作后，发现了这一现实，私下讨论过。显然问题不是出在荣誉上，而是出在对荣誉的价值的认识上，吃亏就吃在把荣誉转化为更为忘

我生产的动力，没把荣誉看成上升台阶与资本。老二对父亲有了一种恨铁不成钢的绝望与痛心。

“多少跟你一起来的矿工都住着两室一厅有厕所厨房的房子，你住在自建房里，拉屎撒尿在又臭又脏的公共厕所，你站起来我蹲下；人家坐的是小卧车，你骑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到处都响的自行车；人家抽凤凰烟，远远的就一股香味，你抽工字卷烟，呛得人咳嗽闭气；人家坐在办公室里跷着二郎腿喝茶看报……”

父亲哈哈一笑：“坐在办公室跷着二郎腿喝茶看报就好吗？”

我们都大睁眼睛看着父亲，老二说：“坐、坐、坐在办公室跷着二郎腿喝茶看报不好吗？”

父亲笑笑，走了，老二冲着父亲吼：“这说明什么，只能说明你只是有荣誉的人，人家才是有身份的人。革命工作没有贵贱之分，怎么一个个都争着抢着从井下往井上调……自欺欺人。”

后来，老二坐了办公室，回来就有些趾高气扬，父亲却长叹一口气说唉，办公室虚头巴脑的，干工作还是要到一线去，踏踏实实干。老了你就知道了，你当官那么好当的。

老二过了知天命之年身体就垮了，酒桌上风光一时，身体垮了一世。父亲八十岁那年，我们去搬迁父亲，父亲在前面走，我还能跟上，老二跟不上了，最后就坐在那里等我们。

## 五

你父亲的荣誉证书应该三百个不止，

陈叔看着荣誉证书说。

陈叔和父亲都是第一批支宁的,后来做到副矿级,一直管人事。

开矿之初有些奖励连个荣誉证书都没有,奖的都是实物,比如说搪瓷缸子、竹皮暖壶、烧水壶、脸盆、镜子啥的,荣誉用红漆往上面一写一喷。

陈叔说荣誉证书你爸哪当回过事,乱丢乱放,大的就往墙上一贴,倒不是把墙壁当成了光荣榜,而是这样墙上的土就不糊衣服,后来,用雷管箱装荣誉证书还是我建议的,雷管箱也是我给找的。

我笑笑,“荣誉证书你爹哪当回过事”这话我保留意见。有一年过年,往房梁上挂红灯笼,哥哥把这箱子抱过来垫脚,父亲看到,一个砍脖子将哥哥打得趴到地上。老东西都笨拙而结实,垫脚咋了?从那后我们也都知道雷管箱在父亲心中的分量。

陈叔说:“那时候干活就是下苦力,看看工具就知道了,钢钎、洋镐、铁锹、背篋……煤由人工背上井来。一年多后,煤矿发电机、风钻、小绞车、卷扬机等机械设备才陆续运来。当时包兰铁路尚未通到石嘴山,沿途的公路桥梁、涵洞承受不了巨型采煤设备的重量,设备是走黄河水路运来的。你爸是咱们矿上力气最大的人,这是经过验证的。有一次,局长来咱们矿上调研,坐的是北京吉普。就让你爸和北京吉普比力气。你爸从北京吉普屁股拉住,北京吉普加大马力也动不了。再一用力,将北京吉普抬得立起来,差点搞出车祸。”

“一窍不得,少挣几百。别看就是个挖煤,光有劲是挖不过别人的,你爸很聪明的,要有知识肯定是个发明家,他掘进有逆

茬、顺茬一套经验,就是不一样,他一锹能掘下一车煤。”

“你爸干活不惜力,一人背两个人的煤量,不少背一锹。你爸有一句话:干活干活,干着活着。那时候的奖励单纯,谁能干就奖励谁。”陈叔说,“要说荣誉也是一份收入,你家日子苦焦啊。”

我家的苦焦日子我当然是经历了的,事实上我家苦焦的历史是春山最初的建设者共同的历史。这需要从春山建设之初的现实说起。

婚姻大事,春山最初的建设者的婚姻真的成了大事,女性少之又少,有的在老家娶了老婆带到矿区,有的在矿上就地娶媳妇成家,煤黑子,能挣钱,娶媳妇,当过年,来春山的盲流女性不少,目的就是嫁个矿工,矿工也想着把老家的亲戚姐妹带到矿上,嫁个矿工,改变命运。

父亲的婚事就是这样解决的,不过他和母亲一见钟情。

1960年的一天,周生泰对父亲说你去车站替我接个人,快去,是我妹妹,打电话来说已到汽车站。

周生泰后来成了我的舅舅。

有舅舅的撮合,父亲和母亲很快就进入了恋爱状态。舅舅给父亲顶班,让父亲陪母亲。母亲到春山的第三天,绿皮小火车通了。父亲当大兵时就坐过火车,母亲却没坐过火车,太激动了,父亲带着母亲坐火车,吃大面包、红烧肉;坐在山坡上看绿皮小火车况且况且由远及近,由短变长,再由近及远,由长变短,乳白色蒸汽升向天空化成白云;晚上看火车的灯光像关公手中的大刀在山梁谷壑间劈出光的峡谷,壮观

得很……绿皮小火车成了父母之间爱情的载体。

房子问题就迫在眉睫了。

矿区自建房当时已形成几处村落，父亲不想在那几个村落里建房。自建房都是依山势选取半坡建造（坡根会遭山洪灾害，坡顶则遭狂风侵卷），围绕房屋圈出一个阔绰的园子。要知道园子对于这些一工多农的家庭，那是生活的保障基础。一是种植小白菜、葱、萝卜、土豆、西红柿、辣椒等蔬菜，院墙边种上一圈玉米，还有南瓜藤从菜园一直拉丝爬上房顶。一家人的吃菜问题就解决了。一是可以搞养殖，养猪、羊、鸡、鸭、鸽子什么的，苹果、梨、杏、枣各种树零星栽种几株，小院里一派田园景象。

已形成的村落平坦的地方已让先建者占走，父亲就想开辟一个新村落。他和舅舅、老班长叔商量，三人决定同时建房。

自建房建起来，就像催婚剂，舅舅和老班长叔相继都有了对象。

月牙湾后来成为几个最大的自建房生活区之一，居住的人汇集了十几个省的人。这种汇集首先是特色饮食的汇集。东北人的乱炖，河南人的包子，江浙人的煲汤，陕西人的肉夹馍，宁夏人的羊肉……逢到过年，邻居互相登门，常会吆喝一顿年夜饭，一家一道菜，二十多个省（市区）二十多道菜，年味真浓啊。

我家在月牙湾一住二十几年，我们兄妹都是在这里出生的。那年矿上建了工人新村，父亲分得一套住房，可是太小，我家七口人，住进去憋屈，重要的是搬到工人新村，生活就难以维持了。父亲只能放弃了，没有搬去工人新村。

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矿上为改善矿工家属的居住条件，陆续建了一批砖混结构的楼房供职工认购。那时间我们兄妹都参加了工作，家里没了负担，这才交了房款，搬进了七十平方米的楼房。后来棚户区改造，沐春园、一棵树新苑、继红新苑等相继开建……

## 六

儿子做了一个装帧华美的荣誉册，印刷出来后，他替爷爷摆了一桌，让爷爷请朋友坐坐。

很多荣誉证书原件纸张粗糙而脆干，都折得裂口，经不起“翻阅”了。儿子想得更周到，不但印刷了纸版荣誉册，还做了电子版的。

父亲用流行的话说得很低调，不同意孙子的做法，一再推脱，然而，隔辈亲，面对孙子的纠缠，哪个爷爷能坚持得了自己的原则呢？

我是不能参与宴请，父亲明确对孙子表示过。父亲说他有他的朋友，我有我的朋友，我的朋友见到他会不自然的。我也没打算去。可是，正好朋友叫吃饭，就在隔壁雅间。从窗口看进去，三十个座的大桌坐了个满满当当，除了老矿工，几乎都是石嘴山的社会名人。这些人父亲应该是在各种表彰会上认识的。

父亲有五十多个荣誉证书是他退休后从社会上赢得的，有义务植树的，有见义勇为的，有助人为乐的。最近的一张荣誉证书是2018年植树节颁发的“义务植树奖”。

后背被人拍了一巴掌，我回头一看，是王富国。我和他握手，他甩着双手上的水

## 我们将美酒埋在后山的桔园(散文诗)

卜寸丹(湖南)

端阳回老家,父亲与弟弟在后山  
挖出埋藏的美酒

父亲与我们把盏,谈论桑麻、农  
事,变幻不定的气候

就是不说十数年里独自一人生  
活的孤凉

“这酒真好,有十五六年了吧?”

“可能还不止!把酒埋起来的时  
候,你娘还在哩。”

此时,娘就睡在离家不远的墓园  
她被薄薄的黄土遮盖,被薄薄的  
雨水浇灌,被薄薄的星光照耀

酒液流淌。我背过身

不让眼泪从血红的脉管里满溢  
出来

(作者简介:卜寸丹,女,中国作  
家协会会员,散文诗杂志社总编辑)

滴,说上了个厕所,手湿着哩。

父亲跟王富国是在石嘴山市表彰大会上认识的。王富国退伍后,成了出租车司机。2007年,一位乘客将13万元现金遗落在车上,王富国多方寻找终于找到失主,拒绝了1万元谢金。2010年冬,王富国从星海湖中救出一个男孩,自己却足足卧床了两个月。王富国和父亲都是军人出身,这让他们走得很近。

饭店的电视里正播放着一个旅游节目,主持人的声音很动情。“这是一列已经运行了五十年,具有纪念意义的列车。呼吸着植被渐渐恢复的贺兰山带来的新鲜空

气,感受着老建筑的独特魅力,这样一个当年因煤而生的矿区小镇,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独具魅力的工业旅游景区,希望你们也坐着慢悠悠的绿皮小火车,来一次‘时光之旅’……”

王富国看着那列穿越在崇山峻岭间的绿皮小火车,眼睛闪烁着光芒,他说,父亲和朋友们正在商讨坐绿皮小火车进山,想去看看渣台削坡、矿坑回填、铺上黄土后,撒上的草籽长得如何。

(作者简介:季栋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宁夏作家协会副主席)



## 黑色的种子(散文)

曹海英

—

那时候,我还没有见过真正的向日葵,只是从宣传画上看到过。宣传画上画了个大大的太阳,下面是一片向日葵,底下有一行字——葵花朵朵向太阳。红红黄黄的颜色在绿叶的衬托下,明亮鲜艳,好像一个个穿着花领子的大头娃娃。

现实生活中,我跟向日葵唯一的关联,是葵花籽。

10斤葵花籽,外加10斤花生,我要在两天内炒完。这是每到过年时,我必须完成的任务。

那些天,家里的一日三餐,完全打破了平常的规律。炉火整天都占用着,不是炸面食,就是炸鱼炸丸子,过年吃的东西在一两天内全部都要备齐。家家户户都发了副食补贴,平时少有的福利,此时也多多少少都有了些。在这忙碌的缝隙里,一日三餐也是能将就就将就了。

炸完油香,就开始炒瓜子。

我在炉子跟前一站几乎一天。家里最大的铝锅里,勺子搅着葵花籽不停地翻动,以保证不糊不生,恰到好处。一天差不多得炒八九锅。两天下来,我的脸我的身体,被炉子烤得热热的,整个人都被烤得肿胀起来,脸皮又干又紧,好像包不住膨胀的小

脸,像画上绽开的向日葵。手肿得像小馒头,手指尖一跳一跳的。即使是这样,全部炒好之前也不能离开。炒生了要返工,炒糊了要挨骂。人被死死绑在炉子跟前两天,不停地重复单调的动作。差不多每一次炒到最后,我的眼睛就会生出麦粒肿。被炉子生生烤出的毒火从眼皮里面冒了出来。

火烤,和火烤后眼睛的肿痛,占据了过年留给我的记忆巅峰,即使好吃的在随后几天里潮水般涌来,也难以向这熊熊火焰般的地位冲顶。

我至今不太爱吃炒瓜子和炒花生,不知道是不是跟我小时候这段经历有关,跟我在炉子跟前炒它炒到崩溃有关。

站在炉边的我,和在锅里翻滚的“祖国的未来”——只要一说到向日葵,我就想起在炉边被烤得又热又肿的眼睛,和由此所带来的好几天的难受和面目丑陋。

这也是我对向日葵的最初印象。我只知道它是最常见的大人小孩淡嘴的零食。而我是这零食的加工者。

炒与被炒,吃与被吃,似乎界定了我一开始对向日葵的认识。

二

春天来了,我们回到学校。



课堂上,老师布置大家模仿许地山的《落花生》写一篇作文。

这是整个小学时代,我记得最清楚的一篇文章。老师当时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模仿,甚至没有给我们详细解释什么叫模仿。

很快,老师就看到了三十八篇一样的作文——班里的三十八个孩子把这篇《落花生》整个抄了一遍。当然,也不是全抄,有所变化的只是“花生”两个字。以我的作文为例,我把花生改成了土豆,然后,其他的几乎一个字也没有改。其他同学跟我一样,不过是用地瓜、萝卜等等代替了花生。于是就有了三十八篇一模一样的“模仿”之作。

三十九篇作文里,只有一篇被老师当作范文,叫黄同学站起来给大家念。黄同学站在座位上,用有些低沉的声音,让我们集体欣赏了一遍。

他写的是大家都熟悉的瓜子。

他写道,他很想知道向日葵的脸是不是时时朝着太阳,他的妈妈就给了他一粒没有炒的生瓜子,让他种到花盆里。然后,他看着葵花发出芽,长成苗,一天天长高。这篇作文只写了他种下瓜子,等待它发芽和长高的过程,写下了在那个春天正发生的事情。

花生与瓜子,一个长在天上,一个生在土里,竟然可以模仿得丝丝入扣,仅仅是因为都可以拿来炒、炒熟了吃吗?黄同学真聪明!

这篇范文彻底让我明白了什么叫模仿,更完全颠覆了我对瓜子的认识。我从来没有想过,除了吃掉它,还可以种它,看

着它发芽。

我见过抽芽的大蒜。临近春天的大蒜围在盘子里,就能长出蒜苗。我还见过黄豆绿豆捂在盆子里,可以长出豆芽。这两样东西都不需要土,只要有水就行。临近春末的土豆、胡萝卜、白菜发了芽,总是不能吃而直接被扔掉,从来没有谁会想到把发芽的冬储菜种到土里。更没有人想过,花盆里可以种瓜子,并且这样的事情可以拿来写成一篇作文。

种植的事情,离我们是那样远。拿什么来模仿,写出一段自己的经历呢?

### 三

植物孕育和成长的过程,似乎是我们绝大多数矿区孩子生命经验之外的事情。我们这些吃煤矿饭长大的孩子,大多从小没有种植的经历,也大都是五谷不分的。有几个人真正看见过播种收获,真正见识过大地上的耕耘生长?没有。

我们的土地粗糙干硬,哪个山旮旯里都找不到完整成片的黄土之地,不是沙土就是砾石,从来没有人打算在这样的地上种东西。

这样的山地上生长着品种有限的稀疏植物。最常见的叫得上名字的不过是芨芨草、野榆树、山杏树。

山沟里山坡上,像毛线针一样细长硬挺的芨芨草多是一小丛一小丛地抱团生长;山杏则是隔一段距离散落着一棵,矮小瑟缩,并不起眼;榆树更少,都长得不高,不管老树还是小树,树皮都是极粗糙的,像是经霜历雨的小老头。这几样植物,在我们出生前就在矿区周围的沟壑里,迎风而生,

随风而长。在我印象里，它们似乎多少年来都没有什么变化，从来没有展拓过，也从来没有苍翠过，似乎它们一出生就是这幅样子，就是这般苍老。

矿上的孩子最熟悉的是山杏树。这是一种低矮多刺的灌木，算是山间最常见的树木。山杏树长在沟里也长在坡上，长在沟里的要壮大些，叶子也拓展，长在坡上的更瘦小些。远远看去，山杏树跟山上的石头一个颜色。等天足够暖和时，这四散于山野和石坡上的矮树丛发出了细小的绿叶。叶子是灰绿的，细碎的，掩于粗壮的灰褐色的枝条间。

我一度以为矿山是不长任何植被的，矿山也是赤裸的山。其实，矿山上也是长草长树的，即使是零星的可怜的稀拉的。它们之所以被忽视，大概是因为山连着山，山的躯体是那样阔大辽远，而树和草显得那样微小，散落在角落，如同隐身于山体中。

春天，天气突然转暖的几天，山杏花开了。

略有些淡粉的小小的花，隐在灰褐色的枝干上，开得那么羞涩，那么低沉。如果不是打它身边走过，你是留意不到的。它太不起眼了。它留在枝上的时间是那么短，一阵风后又一阵风便落了。它要用力地活着，用力靠这样的不起眼活着，如果太过张扬，像平原地带的花那样肆意，也许就根本挡不住更加肆虐的山风，连一天都活不过。这些细小卑微的花朵，悄悄躲过了春天最强劲的山风，在不起眼中，在不被注意中活过了一季，直待山杏树上长满了细小的如同细芽般的叶子。

山杏花开谁看过？应该不多吧。

在我十八岁以前，我从来不知道，像许多果树一样，山杏树是先开花再长叶子，然后才结果的。我从来没有见过果树，矿沟里怎么可能有果树呢？不管是远观还是近瞧，我最多看到山间细小的绿，阳光暴晒下，那缺少水分的灰绿。连它结出来的小果子也一样，是灰绿色的。

那山杏的样子和我们能吃到的甜杏一模一样，外面有一层果肉，里面是杏核。不过，山杏大概只有甜杏的十分之一，也许更小。这样小的杏子，外面的果肉几乎就是一层皮，是酸涩的，根本不可吃。里面包着的是小小的杏核。

如果没有这山杏核，我对矿山的记忆，也许就完全是另一种样子，或是另一种空白。

每到七八月间，矿上的孩子们结伙去山上揪野山杏。这种采摘更像是一种游戏，便少了些劳作般的苦。山杏树散落在山坡上，一棵与另一棵相隔很远，如果不是游戏般地，如何几乎跑遍好几个山坡而完成的漫长的采摘？

一个上午或者一个下午，在山上搜索的结果，便是每个人一小布袋的山杏核。这样的游戏持续好些天，直到把附近可能走到的山坡山沟都寻遍。直到每家每户的院子窗台上都晒了一堆，这才罢手。

长得旺的山杏树下常有山杏一样大小的羊粪蛋。连羊也吃这个，不是羊跟人的口味一样，就是实在没得选择，就像矿上的孩子。实在没有什么可吃的，这东西也可以淡淡嘴。

长在枝杈间的山杏，采摘的时候要格

外小心。山杏的枝条间长满了刺，晒蔫了的叶子和小小的果实就躲在这满是尖刺的枝子上。一不小心就扎着手指头。这小小的果子，似乎因为生长之不易，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小心和防备。

野山杏拿回家，第一道工序就是去掉外面的果皮，就像去新鲜核桃的绿衣一样。那些干了的已经裂了口子的，用手一揉就掉了。难弄的是那些揪下来还带着绿梗的，皮还有水分，紧紧地扒在外面，去掉它是要费点劲儿的。不知道是谁发明了个办法，就是用砖头在水泥地上蹴。一把山杏放在地上，砖头在上面滚一遍，皮也就破了，再来两下，皮彻底掉了。那些刚被搓掉皮的山杏呈深米色，那是带着少有的水分啊。晾晒，盐水泡，然后再晒，再然后，像炒瓜子一样干炒。

那圆乎乎瓜子般大小的果核，是唯一让小孩们敞开吃的零嘴，家家户户不限量，从秋冬可以一直吃到来年的春夏。即使是放开随便吃，一天也吃不了多少。吃多了，牙受不了。这东西硬硬的壳得用大槽牙咬，咬破了壳，吐在手掌心上，把壳肉分离，肉再塞回口中。吃到嘴里，先是苦，后味才是苦中带着香。

炒杏核也是我的家务活。不过，我并不记得炒它有多痛苦。大概是因为炒杏核的时候正是秋天，天气刚转凉，炉子又在院里，并没有那样强烈的烧灼感。山杏的壳较厚，不像瓜子要不停翻炒，可以炒一炒玩一会儿，跟揪杏核一样，有种游戏感。又因为它是不会花钱的山货，不是用钱和供应券买来的，大人不那么在意，炒好炒坏也就变得有些随意。何况，吃这东西实在费劲儿，

太折磨牙口。

说实在的，除了采摘杏核的时节，平时我很少关注它，也没有去留意过，一棵山杏是如何在石头中生长的。

在我那个年纪，对零零星星遍布山野的山杏并没有多少感知，根本没把它当作值得写进作文的生命。

#### 四

在我家小小的院落里，我也从来没有留意过一盆花的生长。

我们的屋子里是水泥地。院子也是水泥地。

屋前倒是条土巷子，可是，煤灰铺的小路被踩得硬邦邦的，上面连一根草都没有长过，只有人们踩踏重叠的脚印，还有狂风刮过四处飘散的浮尘。

这样的土地，很难令人想起和种植有关的事情。

除了种过蒜苗和发过豆芽之外，家里种的唯一的植物是仙人掌。妈妈种它只有一个理由，就是皮实。想起来浇点水，忘了也干不死。

它们是从别人家的仙人掌上截下来的切片移栽的。

几盆仙人掌闲在窗台上，绿得灰不溜秋的，一年四季没有什么变化，从没有开过花，从来没有绽放过花红柳绿的颜色。一年四季不变的灰绿色，让人觉得它好像早已变成家里的桌子椅子门窗之类的物什，根本想不起来它是能够知冷知热、发散能量的生命。即使发出新的枝叶——小仙人掌，大概只有最初几天的嫩绿，很快就又融回灰绿的母体，似乎它的繁衍只是一种机

械的自我重复。

我对它也并非视而不见——要提防被它的刺扎着。因为有刺而不得靠近,我始终不觉得它是一盆可以开花可以观赏的植物。在遗忘和漠视中,在晒褪了色的陶土花盆里,它几乎是自顾自地偷偷生长着。

在完成老师布置的作文时,我根本没有打量过这灰扑扑的仙人掌。没有什么令人惊喜的开花结果,又不能为人提供什么实用的价值,我理所当然地认为,仙人掌没有什么写进作文的价值。在我不知道写什么时,就用最省事的办法抄下了课文,抄写下了我生活中根本没有过的经历。

## 五

黄同学站在教室倒数第二排座位上,半边身子浸在阳光里,头发不那么服贴在头顶掀起一小撮。他念得很慢,声音不大,音腔里却有一种让人心动的东西,好像听到了瓜子发芽冒出土层时的蠢蠢欲动。

瓜子,不再是从前的零嘴。从那个春天的下午起,从那个下午的课堂中,从课堂中的那篇作文里,它似乎披上了一层光,被赋予了一种与以往完全不一样的陌生的美感和生命力。它是一颗可以种到土里的种子,一棵破壳而出的芽苗,一棵待长大的向日葵,一棵可以结出大大花盘的笑脸。

那不再是一粒毛嗑,而是令人生出期待和厚望的生命。

那时候,班里的同学,总爱给别人起外号,实在是没有什么突出的生理特征,名字也没有什么可以搞怪的,就以那个人的老家作为外号的依据。南方人就被称作南蛮子,北方人就被称作侉子,要是宁夏人就被

称作此地娃子。一律都是可以安得上外号的。

黄蛮子,因为这样一篇特别的作文,而成了老师称谓的黄同学。大家觉得蛮子这个称呼已经不适合他了,不适合他那具有文采的形象了。黄蛮子渐渐没有人叫了。

等到黄同学这个文绉绉的称呼完全叫开时,他转学走了。

黄同学随他的父母回了广东汕头,一个靠海的城市。离开不久,他给班里另一个男生,跟他要好的同学写了一封信,信里说,南方的冬天总是下雨,阴天时海是灰色的。这封信,在好几个同学手里传来传去。山沟沟里的孩子,哪个去过那么远的南方,更别说见过大海了。冬天的海是灰色的,这句话那么寻常又那么的意外,似乎让我们通过他的眼睛,第一次看到真正的海,不是电影上的海,也不是画报里的海,而是黄同学笔下的大海。黄同学亲眼看到的大海,跟他笔下的葵花籽一样,那么真实有生机,又那么别有意味。我第一次对海这个字眼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感觉。这感觉虽然来自黄同学的亲笔信所传达的二手经验,并不是我自身的感性认识,但是,海,从此不再是一个词,而是有了颜色有了质感,甚至可以闻得到海的咸腥湿润。

黄同学的名字,我早就想不起来,但黄同学的那篇作文,教室里洒满春光的那个下午,我却到现在还记得。

再炒瓜子,我就会下意识地想,这是在炒掉一粒粒生命;再嗑瓜子,我又会下意识地想,这是在吃向日葵的种子。那些种子吃到肚子里,果真能像童话故事里讲的,在肚子里发芽长出枝蔓?也许,向日葵会从



嘴里开出花来,或者从头顶,天灵盖那个原始的缝隙里张开,就像另一篇课文——《种子的力量》讲的?

应该不会的。生,未必是永远的生;熟了,就是真的熟了。

想着想着,心神就走远了。

## 六

不知道种子和土地的事情,从来没有被当作是某种欠缺。我们面对的,只有这四处望不尽的山啊。我们知道的,只跟煤有关,却跟树没有联系。

因为,我们脚下的这块山地,长得最多的是煤。

黑色的坚硬的闪着亮光的石头,这些特别的石头,不是长在地面上,而是地层的深处。

甚至煤是怎么长到地里头的,我们也不知道。

听老师讲,它们曾经是一些树,一些高大的绿色植物;这片山地曾经是一片植被丰茂的沼泽草原,从来不缺水,不缺绿色。

不过,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久到亿万年前,久到这个地球上还没有出现人类。

那是地球的原始时代。而我们能知道地球的原始时代,是因为煤。因为坚硬,才保留下柔软的记忆,就像煤,只有化作石头,才保留下远古的记忆,有关植物的记忆,有关这块土地很久很久以前生命的经历。

煤是生长在地下的庄稼,我们的父辈以及未来的我们就是钻进地底收割这古老庄稼的人。因此,我们收割的记忆,既不像

城里人,又不像农村人。

于是,我们跟土地的关系,既不像城里的工人,也不像乡下的农民。乡人躬耕,换来四季田园,一年收成。城里人的土地上不种粮食,却可以种树种花种风景,是另一种事关风雅的耕耘。

我们的生活一直以来,是面向地下,面向黑暗。

地下有个太阳。那是远古的太阳,被黑色层层包裹的太阳。

挖呀挖,采掘地下的太阳。

## 七

一年又一年,还不知晓自己是怎么长大的,少年时代就过去了。

一个胖胖的黑脸男人坐在我对面,向所有在座的来宾介绍太西煤。

在泛着光的烤漆桌面上,摆着一块煤。黑胖男人嘴里格式化的讲解词,让我眼前这块熟悉的黑石头散发出陌生感。在有腔有调的解说中,它成了一种象征,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价值和意义。

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探视过我跟它之间的关系,我突有恍惚之感。好像以前和我朝夕相处的不是它,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不是它,而是另外一种东西,一种时光错位和记忆扭曲的物质。

我不得不承认,当它脱离了大山,离开了地层,离开炉火,像一个标本一样地被置放在一群陌生人面前时,显出一种被包装后的矜持和做作。

有如年轻时的我,曾经的我。

我曾经多么想抹去所有跟它有过的关联。

那时候,黑不溜秋的它在我的眼里,是脏的,是丑的,是粗陋的。我急于忘却它,似乎意味着,我只有忘却它才可以扎根于城市。我要从我人生抹去前十八年里,那黑的灰的底色。我一直以为那本不是我想要,不是我喜欢的。我宁愿自己是一个没有历史和底色的人,一个看上去就如一张白纸一样,单薄的人。

我不愿意回放我在煤矿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那在我看来是黑乎乎,脏兮兮,粗粗拉拉的。

人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当农村的粮食喂饱我们时,我们却瞧不起粪肥堆育的乡土,当矿区的煤温暖我们,供给我们成长的营养时,我们却漠视自己出生的那片煤海。似乎这样才可以表达对城市的膜拜和向往。远离的欲望和不甘的仰视,令过去成为一种自我的歧视,深深的自卑。

眼前这被当作奇石一样的无烟煤,令我内心翻起的是某种熟悉的陌生感,还有藏在骨血里的自卑。只不过,这自卑因为这黑石头的突现而无处遮掩和虚饰。

曾经越想刻意忘掉的,恰恰是铭记最深的。

这黑色的石头就是记忆的底片,借着今天的光线,看得到我生命过往中的时光,看得见我自己如何由过去长成现在这个样子。

看向它时,我是在看向我自己,看向我幼时,看向我的青春,看向我的内心深处。我看到了他们谁都不可能看到的有生命印记的物质。不,不是物,那是人,那是我年轻的爸爸妈妈,那是我少年时代的老师,那是我从前的邻居,那是我一起玩大的伙伴。

那黑色的石头里,有我曾经完整的世界。

那个一直以来,躲在我身体深处幼时的我,沉睡在我身体里的另一个我,被找到,被唤醒。

看向它时,实际上,我与它已经一起,飞回了那片大山的深处。

## 八

黑胖男人还在不停地啊说。在他肥厚的嘴里,它成了一个概念,一个说给外人听的热络的概念,一种经过了层层包装,变得脱离物体本身的无限远的概念。

于我,它从来不会升华为一个概念,也绝不会缩小成一个概念。

心思游回到幼时的某个角落,也就游回到时间的某个深处。

那是一个冬天的傍晚,我拿起一小块煤准备投进炉口。在炉火的映照下,黑亮的煤块上发出叶脉一样的光。我跟妈妈说,看,这上面有花。

胡说啥,煤上哪儿有花。妈妈瞅都没瞅我。

真的,妈妈,你看。我黑乎乎的小手拿着那块煤给妈妈看。

没看我正忙着,尽添乱。妈妈正在和面,扫都没扫一眼。

我把那块煤放在了一边,想等着下中班的爸爸回来,让爸爸看。

我很想知道,为什么煤上面会有花?我又拿起来看了看,那像是叶片的花纹,纹脉是四散的,有清晰的主纹,还有细微的要仔细辨认的细小的支纹。我特意把它单另放在了煤堆外面。



爸爸夜里十二点下中班,我已经沉在梦乡里。等我第二天一早,再去找那块煤,想让爸爸看时,那块煤怎么也找不见了。

我翻遍了炉边的煤堆,那块扁扁的,像馒头大小的煤,消失了。

我问了个遍,家里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谁会在意一小块煤在哪儿。妈妈说,可能昨天晚上封炉子用了。

那块带着树叶子的煤就这么没了。

那块有叶脉的煤,在我的脑海里,却变得清晰而美丽起来。那是我所见过的最特别的一块。如果用它来印证老师说的话,那上面的纹脉,就是远古的一片树叶。留在煤上的一片树叶,这世上谁看到过呢?那是和煤一起穿过亿万年的树叶啊。树叶依靠的,是一棵大树;大树的背后,是一片想象不到边际的森林。

没人看到过,可我看到了。

而它在火里化作乌有,却短暂得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容不得让我再看它一眼。

扔进炉膛里的煤,带着富有节奏的脆响,噼噼吧吧的脆裂,那明朗的欢快,好像奏响了舞曲。红彤彤的火舌在跳舞,那是煤的圆舞曲,还是火的圆舞曲?清晨的微明中,它每一秒钟都在变化,快得跟不上它的节奏,眼睛跟不上,脑子里那些奇怪的想法似乎也跟不上。

人的发掘,是在证实什么,还是在销毁什么?也许证实就是为了销毁,就仿佛一切因为有终结,才有因果,才可以证明来过和活过。黑色的煤块,燃出红色的火,光与热,散发出充满梦幻的色彩,和不停跳动的希冀。那有叶脉的煤块燃出的一定是不一样的火焰,它能变幻出与众不同的火舌。

那是一片叶子的舞蹈,在暗夜中,独自缥缈,就如在风中在枝头在空中,那是生命的最后颤动和飞舞,献给她的树与大地,还有大地上曾有过的那片望不到边的森林。

可惜没有人看到,没有人知道。

更可惜的是,这只是我一个人的可惜,显得无根无据无影无踪。

亿万年的蜕变,似乎,就是为了等我们这一茬人,等我们这一茬收割太阳的人,来收割它的光芒。

而它,就是为了等我,等我看到它,看到它清晰的叶脉,来印证遥远的故事,童话般的传说。

## 九

听完黑胖男人的介绍,受邀的摄影记者说要拍点风光照片,以配合文字报道。

此时正值春天,山上的矮灌木开满了粉花,一位颇懂植物的同行者说,这就是蒙古扁桃。

蒙古扁桃?我愣了。怎么是蒙古扁桃呢,它长得不像桃子,一点也不扁,这是山杏!我们小时候老吃的山杏核,那皮包骨的山杏果,那灰得几乎看不到她的粉花的山杏树!我对他所说的植物学名,充满了怀疑。

说完,我自己更是充满怀疑。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山杏花能开得这么茂盛,开得这么舒展。

我在满是疑惑中,终于还是把蒙古扁桃和山杏树,对接在一起。

好像年少时的我,和现在的我突兀地合在了一起。

但最终重归完整。



## 十

在宁夏,以地质年代命名的地名,就这一个,这就是石炭井。

煤形成于地球的一个特殊的地质年代,这个地质时期被称作石炭纪。石炭井这个地名因煤而起,是因为有了煤才有了这个地方,有了一群来自五湖四海,以煤为生的人。

最兴盛时,石炭井下属七八个煤矿,十几万煤矿职工和家属。

石炭井下属的煤矿,每个矿其实都对应着贺兰山深处的一条沟。虽然有以一二三四,依着建矿先后而起的矿名。但也有直接以山沟的名称命名的,如长满芨芨草的白芨沟。

我人生的前十八年就是在这条沟里度过的。

山边半人高的芨芨草,下午的阳光为它涂上一层桔黄色的光晕,那是整个山沟里,唯一的风景。在即将落入山后的阳光抚摸下,芨芨草有了一种金属般的质感,每一穗都坚挺地摇曳在狂风中,把这最后的阳光都要摇碎了。

站在这条长满芨芨草的沟里,总会有些辨不清方向。四周都是山,每一座山和每一座山都长得那样像,光秃秃的灰黄色的。当你熟悉这个地方后,才会发现,实际上每一座山和每一座山都是不一样的,就像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人都不同。世上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人,也不可能有两座完全相同的山。

我的生命,就是从这山开始的,从这条沟开始的。从一开始就带着我曾经厌恶的,却无法躲避的,煤灰和烟尘味儿。那怎么也洗不脱的粗陋狂放的味道,其实早已经附体了。

我无法否认,它是我的一部分,无法分割,与我同时活在这个世上,甚至于助我长成。

那是早就种在我心田里的,黑色的种子。①

(作者简介:曹海英,女,回族。祖籍河北泊头,出生于宁夏白芨沟,现居银川。出版短篇小说集《左右左》《私生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 生死之间(小说)

吴全礼

—  
过年了,儿子和女儿没来,老头也没露面。

家里出事了?老头怎么也没给我絮叨上一声。唉,知道了,我又能怎样呢?

进来出去的医护人员,一个个用口罩把脸蒙得只剩下眨动的眼睛不说,还戴着护目镜,口罩也不是平时用的那种蓝色的,还穿着防护服。难道发生了和非典一样的疫情,还是我得了传染性疾病?护士小黄帮我收拾完,也给我戴上了口罩,把房间整个消了毒,急匆匆出去了,不像以前的没的还说几句话。间隔时间也长了不少,半天三次减少成了两次,神神秘秘的。

“贾叔,武汉发生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您知道吧?我们医院挑选了一批医护人员要去支持武汉的防疫工作,护理连护士长的三个护士都报名参加,院里也批准了。一方面医院感染源多,病人抵抗力本身就低,所以危险性比较高;另一方面抽调走一部分医护人员后,人手有些紧张。您看能不能暂时把人接回家,等我们的人回来之后,再接回医院,您看行不行?”新上任不到半年的院长虽年轻,话说得很诚恳。听说了我的事后,几乎每个月都要过来问问情况,嘱咐护理人员要尽心,尤其不能和

我家里人发生矛盾。

“国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我哪能不知道。我早就想把她弄回家去,只是我岁数也不小了,一个人护理不了呀。我也是一个老党员,说啥也应该支持你们的,支持你们就是支持国家早点把疫情控制住。以前的院长都知道的,我、我也是没办法。”

老头虽说在单位只是个科级干部,可思想觉悟不低。我个头比他高,身板比他壮实,想给我翻身指望他一个人根本不可能。主要是儿媳妇坚决不同意,说要把我弄回家,她就离婚,老头大哭一场只好放弃。这些话老头说不出口。

“玉芳,对不起呀。你也听院长说了,好几天我没来,不是扔下你不管,是国家有难了,我们不能添乱啊!儿子和女儿都没回来,也没来看你,也是这个原因。我这就回家给咱收拾屋子去,收拾好就带你回家过年。你七年多没回家了,不过你放心,屋子里的东西我没让他们动,和你在家时一样。医院帮了我们这么多年,有难处我们得理解不是?在家里肯定不比在医院,多少要受点罪。要是你赶上了这样的事,肯定也会主动报名去救灾的。他们知道了肯定要吵要闹,也顾不得那么多了。”老头把我当成一般的病人,每天把家里的事、儿女的事、孙子孙女的事,絮絮叨叨说给我听。

只要他能干的,就不让护士动手。也从不找医护人员的事,一直客客气气的。

“谁让你把她弄回家的?疫情这么严重,我们好人都防不胜防,你还把……你要不把她送回医院去,我让你儿子贾同华净身出户!”

医院的人帮老头把我安置好就走了。老头给儿子打电话没人接,又给儿媳妇顾桐打电话。老头话还没说完顾桐就把电话挂断了,紧跟着就赶过来了。见到占据了一间卧室的我,包裹严密的顾桐发疯似的冲老头喊叫了起来。

“医院抽了一批人要去支援武汉,院长说实在抽不出护理人员,让我们先把人弄回家,等他们从武汉回来,再送回去。还帮我们找了一个护工,医院出钱。”老头快七十了,再有多难也分得清轻重缓急。医院做到这个程度了,还要咋样?

“你一身零件没几样好的,怎么照顾人呢?反正我们没那个闲时间。给防护用品了吗?”顾桐站在门口,眼睛满屋子搜寻着,“护工又不是护士。你能耐大,先斩后奏,要是被传染上了,看倒霉的是谁。”

“医院给了几包口罩。院长说要顾大局,武汉的疫情那么严重,全国各地的医院都在支援,我们……”

“高调谁不会唱?人是他们医院给治得活不活,死不死的,他们不负责谁负责?只给口罩有屁用。疫情这么严重,你们不想活了,也不想你儿子和孙子。”

顾桐伸手从门口的柜子上拿到口罩,撕开包装袋扯出两个口罩扔在柜子上,气哼哼地冲出了门,晚走一步恐遭不测似的。

我变成这样后,顾桐没动手给我擦洗

过一次。偶尔现身也是站在五步之外,一脸嫌弃的样子,扔下几句不着调的话便闪身走人。第一次上门我就没看上,可儿子如同中毒一样,非她不娶,天知道是看上她心眼多,还是身条好。儿子说她是招财猫,结婚后生意果然好了起来。在医院我什么样的人接触不上?挑明给儿子说,儿子说我捕风捉影。后来孙子出生了,也只能睁一眼闭一眼随他们去。

老头整天守着我,满怀希望我能有醒来的那一天。专家把话说得很明了,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其实,他知道我醒不过来,只是觉得只要我在家就在。医院征求过他好多次意见,也问过儿女们的意思,只有他坚持不放弃,哪怕医院提出多高的赔偿金,也不肯放弃。

刚开始我不想死,也觉得有可能哪天突然奇迹出现。现在我只想死,真的不想再这样活下去了。双手抽缩成了拳头,脚弯成了两张弓,我感觉不到疼痛的肆虐,却一天天撕扯着为我擦洗的老头的心,看他抱着我的手脚痛惜流泪的样子,实在于心不忍。

## 二

谁能想到,一个小小的手术会造成如此严重的恶果。把所有的责任推给医院,也不是我所愿,可一切都由不得我了。

上初中时,和同学玩打沙包,一个男同学抢走了沙包,我追过去抢时,他转身使劲砸过来,恰巧打在了我的鼻翼一侧,顿时我的鼻子一阵酸痛后流血不止。鼻内酸胀肿痛了几天就没啥感觉了,我也没当回事上医院查查。护校毕业参加工作后做体检,耳鼻喉科的大夫说我的鼻中隔偏曲,究其形成的

原因,也就是被沙包砸中鼻翼造成的,偶尔感到鼻塞呼吸不畅外,也没有其他影响。

后来,稍受风寒就鼻塞难受,尤其是感冒后状况更严重,再后来闻不到味儿,吃东西也没味儿。大夫说做这个手术非常痛苦,能克服就尽量不要做。我是妇产科的护士长,动不动鼻塞、打喷嚏、流鼻涕,中药、西药没少吃,各种偏方也试过,网上所谓的祖传妙方价钱不菲的膏药也用过,有的效果很明显,但停药又成了老样子。有时,鼻涕像阀门失灵的水龙头流起来没完没了,头昏脑涨心烦意乱。看似不大的小毛病,很影响人的形象和心情。

说起来巧得很,每次下决心去做手术时,就听到有患者做这个手术差点要了命,只好继续遭受其折磨。严重时又觉得生不如死,再次激发出想做手术的念头。起起落落好几十年就过去了。

### 三

那年秋天,离我退休还有四年半,说啥不想带着这种痛苦退休。或许,命该如此吧。当时刚好有一个鼻炎症状比较严重的患者来院里就诊,患者要求请北京的专家来做。我听到消息后,专家已经成功地为一位患者做完了手术,就赶紧找主治大夫想搭车做。我清楚这个手术是有风险的,患者要在术前签同意书,况且这个手术提前要做好多项检查,根据检查结果才能确定患者到底能不能做。我是医院的职工,专家又着急回去,有些检查就省了,手术同意书也没签就直接进了手术室。这位专家做过上千例此种手术,还没有一起失败的。手术进行的很顺利,结束后专家直接

返京了。

手术第二天,我还感觉不到手脚身体的存在,脑子里有意识,却说不出话,脸部也是木的。家人怎么呼喊我还是没反应,以为麻药还没完全过去。三天后,我就明白手术出问题了。一周后状况还是如此。家里和医院都焦急上火,再次把专家请过来,会诊的结果证实手术伤到了神经。家人还不死心,又从上海、天津等大医院请专家会诊,结果没啥改变,我成了一个无法表达喜怒哀乐的植物人。我确定他们不知道我的大脑还是清醒的,他们的每一句话我都听得清清楚楚,犹如当着我的面宣读“死刑”判决书一般。

开玩笑吗?我总把现实当成梦境,终究梦有破灭的那一天。不到半年我彻底没梦了,臆想了无数种死法,可没一样自己能实现得了。身体犹如蚕茧将还活着的灵魂囚禁封闭了起来,我烦躁得几近崩溃,切身体验到了叫天天不应的滋味,我宁可是一个彻底的植物人。

顾桐找了一个经验丰富的律师,手术同意书成了双方较量的焦点。医院拿出了一份有我签字的手术同意书,律师的思维与常人还是有些差别的,能从你看着正常的现象中找出不正常。我做手术前给老头说是个小手术,让他尽可放心上班,等下班再过来。我不能证明是自己签了这份同意书,也没有亲属证实,律师要求做笔迹鉴定,结果可想而知。调解、法庭审判的最终结果还是赔偿,赔偿下来的那些钱能否支撑到我离世的那一天,谁也无法确定。可能还是律师的建议,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我交给医院,至少家里人省事省心,还能过上



正常的日子。前前后后扯来扯去大半年，现实证明能让一个植物人像植物一样活下去绝非易事，植物你可以遗忘两三天也没关系，而植物人却万万不行。

家里人亲眼目睹我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器具，随便放到哪里就成，而是吃喝拉撒一样不少，真正要做到“视死如生”，更别提难以预料的紧急状况，还要及时求医问药。比养育娇嫩的孩童还要难几分，仅端屎送尿就不是一件小事。营养搭配、翻身擦洗、推拿按摩，比伺候一般的病人难度要高得多，且没有痊愈的时间可期。我只能在医院继续身不由己的生活模式，时间证明让我把医院当家是最明智的抉择。

医院再有千般理，也无法将我弃之不管、拒之门外。只好在康复科专门腾出一间病房，抽调三名护士轮班照顾我。家里人如同我长年出差在外一样，无须操心我的吃喝冷暖。儿子女儿刚开始经常来看我，看看去我还是老样子，渐渐来的就少了。我也不能怪他们，也得理解儿女也有儿女的难处。当时老头还没有退休，每天早晚到病房陪陪我。等退休后，也把医院当成了家，过着与其他老头不同的单调枯燥的退休生活，我心里愧疚不安还毫无办法。我每年占用医院几十万的经费不说，工资还得照发，这是顾桐在这场博弈中最为得意的结果。当年的院长和主治大夫受到牵连挨了处分，也被永久性地刊刻在院史里，成为最典型也是最低级的反面教材。

新院长上任的第一把火，目标直指我而来，雄心勃勃剑戟齐发。专题研究、调解协商、对簿公堂，最后还是铩羽而归，只能把我这个包袱接过去继续背着。顾桐是啥

角色？我对她的了解只是皮毛而已，也超越了我的想象。义不容辞带头迎战，哪怕独自前行也无所畏惧。每有新院长发起猛烈攻势，她必定以牙还牙，无视见好就收、穷寇莫追的古训，而是一追到底。这还不够，不时还主动出击，到医院挑毛病提要求，非闹得对手鸡飞狗跳主动求和不可。再后来的新院长，尽量维持现状，平衡好双方的关系。若踩着了顾桐的痛点，后果不只是到医院闹闹了事，等升级到了市上、省里，场面就不太好打理了。

护理我的护士也换过好几茬了，碍于顾桐烦不胜烦的突袭，更换病服，擦洗身体、翻身配餐每一样都很精心，绝不敢疏忽大意抱有侥幸心理，所以我的躯体一直维护得还不错。顾桐的斗志如此昂扬，当然不是拿我当亲妈看，也不全是关心爱护我。不知她使用啥样的伎俩和策略，把我的工资牢牢地捏在了手里。老头只说结果不讲过程，儿子不提，女儿不问，就算谁引发了相关的争斗，结局极有可能是鹬蚌相争，最后得利的是谁，大家心里都明白。我的工资、奖金和在职时一样，一分都不能少，顾桐查得很清爽。到龄退休，顾桐无理取闹抗衡了一阵，也只是装腔作势耍耍花腔，拖延了不到一个月，高调收场了。

#### 四

“玉芳呀，让你受苦了。这个护工脾气大，每次帮你翻身就像搬麻袋，说了几次人家还不高兴，忍忍吧。咱不能为这些事再去医院找麻烦，你看电视里播的，全国很多医院的大夫护士都去支援武汉了。那么危险他们都不怕，我们还有啥不能克服的。我多



给你按摩按摩,都是我不好,你的手指一个也掰不开了,也不敢掰了,……”老头忍着没掉眼泪,让护工把鱼肉里的刺挑一挑,人家没听见一样。老头戴着花镜也看不大清细小的鱼刺,又怕我的营养跟不上,只好自己上手做流食,整天手忙脚乱不得闲。

“你没去医院要防护用品?你孙子闹着要出门呢。”顾桐站在卧室门口,口气极不耐烦,“问他们要点东西还不是应该的。”

“医院说太紧张了,一时半会调不过来。还是少出门为好,你不看到处都在宣传在家隔离最好,我们也……”

“医院还能没办法?也就是搪塞你这样人的。医院要是没办法了,其他人还能搞得到吗?要是能去医院我早去了,还跑来找你们,喊。不给你就不走,看他们有没有。你孙子可是你们贾家的后,反正你儿子没本事弄得来,你看着办吧。”

“我打电话问过了,真的还……”护工也听不下去了。

“轮得着你一个破护工插嘴吗?一天给你那么高的护理费,看看这屋里的卫生,信不信我立马让医院把你换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口罩是哪儿来的?”

“我、我的口罩是做护工积攒下的,你别想偏了。再说了,我是医院找来的,不是你花钱雇来的。”

……顾桐和护工吵了半天,总归一句话:老头必须去医院要防护用品。看到老头无奈地出了门,我在脑子里扇了顾桐无数个大嘴巴,护工气得转身也走了。

“肯定特想死吧?现在你还不能死,等你孙子上完大学再考虑你的去留问题。当初那么看不上我,没想到你栽在了我手里,

哈哈,我也没想到。”顾桐的口气极其嚣张,可以想象得到口罩下的面目有多狰狞,“就当给你孙子做贡献了。我可不欠你们贾家任何人的,也没花你一分钱。再说了,没有我,你能安逸地躺到今天?没有我,就你那儿子能挣到钱?”

我还没做手术的前半年,顾桐和儿子大闹了一场,说是出去谈生意没辆好车不气派。儿子偷偷找老头借五十万,我平时懒得操心,每个月留点零花钱,其余的交给老头打理,但有大项开支必须要让我知道。老头背着我把钱给了儿子,等我看到顾桐开着一辆火红色的宝马车耀武扬威时,还被蒙在鼓里。直到我做手术问老头拿钱,不想让老头担心,就说同事急用。老头推三阻四打马虎眼,见我非要不可时才道出实情。借和给没啥区别,我也不能把老头咋样,只好找同事救急。也不知道老头有没有还人家,幸好我记在常用的记事本上了。

我躺在医院有小半年了,那天儿子和顾桐一块到医院协商处理我的问题,老头和儿子还在主治大夫那边问情况,顾桐满脸通红地冲进病房,把当班的护士赶出去,指着我大吼:“你倒好,躺在医院万事不管,害得我到处低三下四地求人,我哪辈子缺了德?”见老头推门进来,顾桐才偃旗息鼓,拎包走人,儿子在后面喊了几声,她不理不睬地走了。

等儿子也离开病房,老头故作轻松地说:“专家说了,只要抓紧治疗,你还是有望恢复的。儿媳妇为了给你治病把车卖了,你就放心配合大夫治疗,千万不能放弃呀!”我还不知道顾桐是啥样的人,能为我治病把车卖了,那真是白日做梦,还不知又

要啥花样呢。

果然,没几天就听那两个护士边给我擦洗边说,顾桐卖车的目的,主要是怕被人说闲话。为掩人耳目,说给婆婆治病没钱了,只好把车卖掉,家里实在拿不出治疗费了。最可恶的是催促老头到单位申请困难补助,向单位借钱,逼得老头走投无路,单位给捐了一些,但借钱没先例,也不符合财务管理规定。此前,她挟裹着老头和儿子已经在医院大闹了几次,本来我的所有费用都是医院负担,不可能再拿钱给你。后来,老头无意中才听别人说,顾桐把车借给她弟弟出了车祸,她弟弟负全责,一死一伤赔偿将近百万,只好把车卖了给他弟弟填了窟窿。

老头空着两手回来了。顾桐早料到是这样的结果,没等老头进门就走了。我知道老头肯定没去医院,不知在哪里躲了一会儿而已。顾桐没发现儿子安装在我卧室里的监控,他随时可以在手机上看到我的情况,不纯粹是为了监督老头不在的情况下,护工会不会偷懒不管我。只要发现我有异常情况出现,若不能及时赶过来,就赶快联系医院来人处理。老头毕竟岁数大了,有事着急没主意。儿子掌控不了媳妇,可心里有数,为我的事没少受煎熬。

## 五

“玉芳,儿子给医院捐助了不少隔离服、护目镜,还有两千多个口罩,说是费了很大的周折才弄到的。没敢让媳妇知道,匿名捐助的。我赞成儿子这么做,你也不会反对吧?我们花了医院太多的钱,多少也要表达下心意。女儿也出了一部分钱,

儿子不要,女儿还不干。我让儿子帮我给武汉捐了两千块,算你一半好吗?”老头边用鼻饲给我打流食边讲,“别担心孙子,儿子说不能由着他闹,出去就是给别人找麻烦不说,还非常危险。儿子要过来我没同意,女儿在省城出不来,着急上火的。护工小王几天没回家了,想孩子想得不行,趁天黑跑回去了,拦也拦不住。”

护工小王几天没露面了。儿子来了好几次电话,老头避开我到客厅去接,我还是听到了。小王的丈夫和湖北来的朋友喝过酒,那个朋友出现了疫情症状被隔离,他们一家四口都被带走排查去了。社区工作人员很快到我家调查了解情况,见我这样,只好把我家封闭了起来。幸好老头没让儿子过来,得知实情后,儿子看着老头忙乱不堪却无可奈何。

“爸,您和我妈要多加小心,有情况赶快告诉我,需要什么就给我打电话。您要多保重,累了就歇歇,我妈可是指望您一个人了呀。”老头的耳朵有点不好使,手机声音开得大,我听出儿子的声音都有些发颤了。看来小王的排查结果也不会太乐观。不到十天老头明显有些支撑不住了,我没什么可担忧的,可不想把老头再饶上。

“你放心吧,我还能应付得过来。你们可要小心,千万不能让小杰出门玩。我不打电话你就不要过来,家里的菜还有不少呢,我们还没有一点儿症状出现,你安心在家呆着。”老头说几句就扭开头,脸色有些潮红,分明有发烧的迹象。老头频繁给我吸痰,说明我也出现症状了。

“你给我出来!”门外喊叫的声音很大,我家在一楼,听声音是顾桐站在单元门口

叫喊，“你儿子本事大，给你们搞到了防护用品，不管我们母子的死活，还算人吗？”

“同华，我忘了告诉你，顾桐和小王也见过面，你们可要小心呢。”老头急得顾不上应对顾桐叫阵，赶快打电话提醒儿子，完全忘记了顾桐进门时，浑身包裹着隔离服，戴着护目镜，双手戴着塑胶手套，况且站在我的卧室门外。

“谁让你出门的？让你在家隔离观察的时间还没到，不知道要感染了后果有多严重吗？你对自己不负责，也是对别人不负责。”

“我防护措施都有，病毒又不是火箭，还能穿透这些东西？就是感染了我也不会找你们的麻烦，小心你们自己吧，戴个破口罩就能预防似的。他们那么大年纪还用啥防护用品，他们家孙子还没有呢。你们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闪开，你们……”

听动静外面好像打起来了，顾桐以为儿子是给我们弄的防护用品。老头正给儿子打电话，听到警车的警笛声由远而近。顾桐出手没个轻重，会不会伤着别人了？为了能把我在医院，顾桐撒泼打滚不算，拳脚也不闲着，院长的脖子，保安的手臂都留下过令人难以忘怀的印迹。这次要是再被拘留了，谁也没法救她出来。

“玉芳，我们该做准备了。假如我们熬不过去的话，正好能够一起走，这是最好的结果了。这一包衣服是你的，那一包是我的。颜色、款式也没啥可挑的，我知道你喜欢颜色明亮一点的，我也是。是我自己偷偷去买的，没让他们知道，看来我做的没错。”老头从床下的抽屉拿出两包衣服，分明是老衣，一件件抖开给我过目，从头到脚

一应俱全。我还在乎什么颜色，能不能穿上很难说。

“爸，我怎么啥也看不到了，设备出问题了吗？您看看是不是镜头掉下来了，安装得很牢固的，怎么会突然看不到了呢。”老头在给我看老衣之前，踩着柜子把墙角的监控镜头掩住了。他没说我也不知道，不想让儿子看到，不然儿子会不顾一切地冲过来的。老头一辈子就这样，最怕麻烦别人，能克服的就克服，实在克服不了的就受着。在儿女面前也是，家里有事尽可能自己解决，没想到最后还是败在了儿媳妇手里。

“可能是监控出问题了，有事我会给你打电话的。在家安心带孩子，能不出门就不要出门，就这样，我还忙着给你妈按摩呢。”老头转过头看了看我，“我们都好着呢，没啥异常情况，放心吧。”

## 六

给我仔细擦洗了一遍，头发也剪了剪，用了两天时间，老头把全套的老衣算是给我穿好了。看他脚步踉跄地去了卫生间，好半天才出来，坐在床边的凳子上，把自己的那套老衣穿好后，拔掉了我身上的导尿管、鼻饲管，只留下氧气管，躺在了我身边，紧紧地靠着我。

不知过了多久，我的意识渐渐有些模糊不清了，隐约听到急救车的喇叭声越来越近了。🚑

（作者简介：吴全礼，全国公安文联会员、宁夏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二期公安作家研修班学员。石嘴山市首届“文艺名家”）

## 石炭井,热爱生活的高地(散文)

张廷珍

开往石炭井的绿皮火车走走停停,如果探身,和贺兰山里的花朵纠缠,就会是一部好故事的发源地。

马莲滩,是石炭井这座山峰的导读。

八号泉,是可以让一个人热爱的浓度增加的地方。

石炭井是一部无言的天书,它告诉我们,欲望非常丰美,欲望没有边界。但在贺兰山的世界里,这部天书会让一个人看清楚自己的能力,看清楚一个人欲望,看见边界在哪里。

石炭井,是一个热爱生活的高地。

有人说,世上最浪漫事情有两件,一是和最爱的人在夏天的夜晚到石炭井看星星,二是在冬日雪后带上亲爱的人看贺兰晴雪。

### 马莲滩,那只会笑的狐狸

车过马莲滩时,你看到了那火红火红的狐狸了吗,一只1958年的狐狸为贺兰山做了一场瑜伽,让石炭井的筋骨舒展了60年。

我在石炭井工作的八年时间里,听到最多的故事就是一只会笑的狐狸。据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第一批到达石炭井投身矿山建设者中间,有人在马莲滩看到过一只会笑的狐狸,只要见到单身男人在

山里独自一人的时候,那只狐狸就会发出痴痴的笑,跟着人走着笑着,凡是看到那只狐狸听到狐狸笑声的人,意识里都会看到的不是狐狸而是一位风情千种的妙龄女子,听说,凡是被狐狸美人迷住的男人都会在瞬间失去意识,陶醉与万山红遍的昏厥中不可自拔。故事被传说一千遍以后就变成了香艳的历史典故。

或许那个年代山上太寂寞了,需要一个美妙的传说挤满空虚,占领心底一些多余部分,让自己在山里活出不再单一的色彩。很多时候,站在贺兰山空地看天时发呆时,眼里不仅仅只有蓝的没有一丝丝云彩的天空,火柴盒里也不止有一种火柴的模样。

有历史美感的东西都很脆弱,比如那只会笑的狐狸。

八十年代毕业分配到石炭井工作,那个年代人的欲望是幼稚单薄,每次进山到石炭井经过马莲滩,售票员说马莲滩到了,听到马莲滩几个字时,原本觉得干巴巴的心里突然口舌生津,觉得生活有了希望,有了盼头,因为一个水灵灵的地名,人活得也有了目标。在石炭井工作的八年时间,我从没在山里看见过一簇马莲,见过最多的是红柳,芨芨草,还有努力更香一些的沙枣树和树上的花。



2019年7月13日,我们一行十五人乘坐的绿皮小火车经过马莲滩到达石炭井采风。小火车经过马兰滩的时候,上午的太阳刚刚照在山峰上,目光所及的地方就是那些裸露土层的半山腰,车向前走,山峰排队向后,不争不抢,错落有致显得规矩而又很单纯,有一种内敛的甘淳与修养,马莲滩是进出石炭井的门户。其实,山和平地之间也颇有一种摩擦的气息。上山的路一直在陡峭与平缓中过度交换,像是一首难度系数很高的咏叹调,每次飚够了高音之后,接着就会有一段舒缓的过度音,马莲滩正是山峰又高耸转向舒缓平摊的地方。

一个人一生中爬过多少山,趟过多少河,与多少树叶擦肩而过都是有定数的,唯有这贺兰山上的石炭井,进出都要经过的马莲滩,那是一看定了终身的遇见。

那个时候,到石炭井上班没有人说你去上班啊,而是说你要上山了。周末的时候不说周末,下山啊。

三十年之后,我依然还是没有悟透上山下山的意思。

我妈老到89岁了,脑子有点糊涂了,可只要看到我出门,老妈妈都会冷不丁说一句,你上山啊。

那些年,无论石炭井是晴天还是阴天,马莲滩似乎一直是晴天,很少有雨,很有雪,因为马莲滩的平缓,舒展,含蓄,天上只要有云彩集聚,便有了风,风起,云彩就散了。

冬天如果哪一天飘雪,那份隆重就像牡丹开花一样。在山里,飘雪对于人的意义永远比不过贺兰山,雪天的贺兰山是一个英俊的王子,悲悯的俯视山的子民。

## 八号泉,风往北吹

伟大的山水,本质上都是寓言。

在贺兰山里,水都是从石缝里流出来。八号泉自石头缝里流出来的水,近乎童话一般清澈,给人惊喜。

山是水的故乡。你是我的故乡。

山风往北吹,稍用力一点点,就是石炭井。

其他人进山看望的每一个景点,每一个地方,是去看望一位陌生而熟悉的朋友,而我是回到曾经繁华而如今落魄的娘家。

我们是下午去八号泉的,在那里下车时我有预谋的带了一瓶水下去。当年在大磴沟上班的时,想走石炭井还有几公里路,没有车的时候,那段距离特别遥远,那时,会站在路边等着奇迹出现。等的最绝望的时候,就有一辆双轮军用摩托驾着飞扬的尘土过来,他把摩托车开到距离我十几米的地方停下,再回头吼,走不走?

走。

于是,我紧跑几步,他突突退后,一跃跨上去,鸣一声,把凸出路边的大石头甩了几百米。他是驻扎在八号泉守备师的战士,每周到石炭井采购日用品,路过大磴沟总是会顺路捎上我。再后来,他们被裁撤,人走了,留下了空房子。

现在,当年军营所在空地上,还有六口水泥井,掀开荒草没过的井沿,看到沉默了几十年的水,那是1989年的水,他们还在,它们再等什么。

有人的时候,人气在,那些泉水是活泛的,流动的,冒着热情的咕嘟。离开的时候,我走在最后,我把手中的那瓶纯净水留



在了一颗沙枣树上。

在一棵树下，徐向红翘着身体给我照相，她想把我与一棵树还有头顶上的那块憨厚的云框在一个镜头里。

八号泉是个好地方，这个地方关照找每一个亲近它的人，他以自己伟岸的身影做背景，他用自我干净的相貌和干净的心，成就每一位惊鸿一瞥的公子，美化每一位风情万种的参观者。

八号泉在各个不同的季节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美，在群山如刀砍斧削走向时，时不时它就有诗意出台，有了另一种美。幼稚的云彩像童年的孩子一样，挂在山尖上打秋千，一堆云推过去挤过来在山的两边游玩，偶尔翻脸会滴落几滴雨，几片雪花，几颗冰雹。

如果有时间，在八号泉盯住一束枯叶看，上面爬过一只小小的虫子，看着他们水乳交融的密切，就会知道这山里有生命是多么吉祥的事情。看着枯叶，在阳光下明亮着供养一只虫子，如八百米井下的煤炭供养人类一样，在这些寂寞的土地上因果的感知，一直向着天空中那些面团一般的云彩致敬。

为灵魂做一场瑜伽，一辈子去一次吧，那个叫八号泉的地方。

对于今天的八号泉而言，每一个走进它的人都是陌生的。

对于一座山来说，各种陌生都是新鲜的当下，都是有所期待的。

### 石炭井，我和你干杯

如果一定要用山来怀旧一个人，一座城，一个时代，一种生活，我还是喜欢做贺

兰山上的一个书生，住在石炭井，喝一口八号泉的泉水，过这样的日子。

当然最重要的是把中国的圣贤名士请来，在贺兰山上，给孔子一座山峰，给老子一座山峰，给王阳明一座山峰，给李白一座山峰，给林和靖一座山峰，给曹植一座山峰，与圣贤与名士在山峰间遥遥相望，举起浪漫主义的月亮杯，为石炭井干杯。

一个人内心有没有生长理想的地方。有。

心这块地方才是最远的荒地，很少有人一辈子种好它，今晚，住在石炭井，我感受到人与自然最亲近的温暖。

离开三十年之后，那天晚上我又住在山上，白天一行人在山里走来走去，看风景，找一个足以让自己震颤的风景，山峰，草木，那怕是荒凉，离开熟悉的环境，在他乡，很多时候想通过反差很大或者颠覆性的场景，达到让自己震颤的感觉，刺激激发灵感，诱惑那些麻木的灵感过来。很多时候，灵感是我们驭手，又悲壮又明亮，又高不可攀又堂而皇之。

在山里，一个世界都是黑的，稍有灯光就特别明亮，一起采风的人他们才华很阔气，放下筷子拿起毛笔，一副横刀立马贺兰山的旷达，很久没有这样酣畅淋漓的打开自己了，舒展一下才知道，离开喧嚣在山里独行的妙美。有些晚了，白天走了太多的路，说了太少的话，有些乏，于是和向红提前下楼。那是一座很有年头的老楼，边走边回头远远看着那幢旧楼，背影是一片山，灯火明亮，一点也不孤独。转身看黑漆漆的天空，那些星星好像比平时看大了很多亮了，像是另一个世界对这个地方的

馈赠。尽管是七月的夏夜，拐角处的山风还有点硬。

走了很远，好像还能听到楼上传来的笑声，那些笑声如山泉水洗过一般干净明亮。

一夜无梦。原本以为离开了三十年再回来，会有梦，会有触动，什么也没有，挨上枕头就是深睡。

早晨起来，拉开窗帘，窗外有几棵树，树冠不是很阔，叶片是一缕一缕的散开着绿，它们既不华美也不寂寞，只有我知道那些树都已经很努力地在活着，努力地在夏天伸展着叶子，在这干枯缺水的山里，他们不仅仅是一棵树，而代表着一座山的形象，是一个季节的代言者。

石炭井可以不分时间季节去看他，在这个地方待一会，人就会从心里珍惜自己，珍惜生命，珍惜生活，这是一个热爱生活的高地。

有人来到石炭井后说，啊，原来还有比我家乡的山更荒凉的山。

听这话，意难平。

石炭井是贺兰山的长兄，承担了尘世的深沉，隐忍，慈悲，豁达。无论何时，只要看到那座山，就有一种慈悲的蜜意。绿皮小火车在山间进进出出走着，我的眼睛看着山，嘴里搅拌着山风在心里说，贺兰山你已经足够好了，不需要辛苦的还要让自己多一些山泉水，再多一些绿色，没有必要了，因为你身上蕴藏的宝贝太多了，做为曾经的受患者，用一生去感恩都嫌不够。

曾经石炭井的资源滋养了大半个宁夏川，他就像宁夏这个大家庭里的长兄大姐，为了弟弟妹妹的成长奉献牺牲了自己。多

少年过去了，那些兄弟姐妹读书了有了出息，看到老迈的呆在山沟里大哥大姐，眼里还有悲悯吗，深有一丝感恩吗。

隐隐付出的一切都可能被归零，没人记得你数十年如一日的操劳，没人将它折算成回报，也没人为你发纪念奖章。除了回忆，一无所有。

每一位离开石炭井的人都很洒脱，有的是笑着的，有的是哭着的，但没有人为这里悲戚，因为，今天看似荒芜的地方，让人感觉到了落叶归拢的暖。

今天的石炭井，夏日的石炭井贞静的像一位韶华已去的良人，经年累月等候春色归来。

今天的石炭井被低估有什么关系，没有水，没有船，它可以泅渡一个灵魂，可以让几近荒芜的魂魄在石炭井又绿江南岸。

最初身处石炭井，尽管它是那样的繁华和富足，可总是抱怨这干旱，风沙大，少雨，石炭井有万千的缺点与不足，可是，离开了三十年之后，当昔日的石炭井荒芜了，才知，石炭井是自己的精神故乡，是灵魂的依托，它让很多找不到故乡的人有了故乡，有了归属感。

这就是石炭井的价值。

石炭井不是青山绿水，曾经的繁华随着资源的枯竭荒芜了，破败了，少了作为山该有的气宇轩昂。但是，如果有时间，去石炭井呆上一天，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心里的燥热就凉了下去，一些消失了的理想会从心底重新生长起来，火焰，灰烬，理想，一个个返场，一次次来了去了，终究，心安静了，世界安宁了，你的眼前有了青山绿水，心里有了遂意的快意。



我已见,还想见。

每一位达到贺兰山腹地石炭井的人,都是上苍的使者,带着使命光临这块福地,看望上苍遗留在贺兰山腹地一位叫石炭井的孩子。我在写作,如一只灵性的狐狸在纸上飞奔,他是一只无形的狐狸,在荒凉的山水间热闹着。山水太冷清了,需要一只鸟,一只狐狸,过来过去走动,弄些声音

出来。他们在等待一抹香气,对待春色的态度就是一个人的高度,石炭井很高,贺兰山很高,无需匍匐,站起来,人和山一样高大。

这就是我的石炭井。①

(作者简介:张廷珍,女,中国煤矿文联理事,宁夏文联委员)

## 父亲的眼泪(散文)

杜学华

在我的印象里,几乎没有关于父亲流泪的记忆。而就在近一年里,父亲竟有两次涕泪横流。

去年秋天,八十四岁的大伯去世了。出殡那天,我们给大伯行礼时,听到身后堂哥招呼了一声“二爹”,一回头才发现,父亲不知何时拄着拐杖走了过来。

几年前,父亲患了脑梗,腿脚已不大灵便,走路十分吃力。从自家到大伯家有将近一里的土路,坑坑洼洼的,真不知道父亲是怎样走过来的!

父亲在离灵棚几丈远的地方停下,突然失声痛哭,泣不成声。这是我第一次见父亲流泪,哭声之悲切,令我这个做儿子的心痛不已,闻之泪垂。

父亲颤颤巍巍挪到灵棚前,凝视着大伯的遗像,左手撑着拐杖,用干瘪的爆满青筋的右手不住地抹着眼泪,久久不肯离去。

父亲的老屋原本挨着大伯家,只隔了条几尺宽的过道。老哥俩做了三四十年的邻居,其间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起了嫌隙,平日里极少说话。可毕竟血浓于水,打断骨头还连着筋,遇上谁家有娶媳妇嫁女儿的大事,都少不了要郑重其事地知会一声,该帮的忙该干的活一样都少做不了。

父亲曾经不止一次对我们姊妹几个提

起,解放前,在他七八岁的时候,因家境实在艰难,爷爷把父亲偷偷卖给了一户人家。年长父亲五岁的大伯知道了,苦苦哀求爷爷不要卖掉弟弟。爷爷经不住大伯的哭闹和纠缠,更见不得奶奶终日以泪洗面的样子,只好给买家退了钱款,把父亲领了回来。

每当说起这件事,父亲的眼里都会透露出一种少有的柔和的光,还有一脸的安详。

而这一次,父亲只能面对大伯冰冷的棺木,和宽不盈尺的遗像。这对于生性寡言的父亲来说,该是多么大的遗憾!那个与他一奶同胞、朝夕相处的哥哥,那个哭着闹着求爷爷不要卖掉他的兄长,已经和他阴阳相隔,他想再叫一声“大哥”,已经成了一个奢望,他又怎么能不流泪?怎么能不大放悲声?

大伯去世不到半年,父亲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那天,我赶到医院时,父亲已不能说话,不能自己睁眼。面容憔悴的母亲附在父亲耳边大声喊:“老儿子来了,你睁开眼睛看看。”

父亲眼皮动了动,仿佛使尽了全身的力气,还是没能睁开眼。他摸摸索索地抬起左手,用手指扒住上眼皮,扒开了一条细细的缝。父亲看到了我,把原本扒住眼皮



的手伸向我，眼皮仿佛有千斤重，又合上了，母亲赶紧帮父亲扒住眼皮。

父亲用目光有些涣散的眼睛看着我，握着我的手往跟前拉，嘴唇动了动，像是要说什么，却说不出，浑浊的泪顺着父亲的眼角不停地流下来。父亲把头缓缓转向一侧的母亲，凝视了许久，用插着针管的右手先指了指母亲，又指了指大哥和我，然后吃力地抽咽起来，哭声暗哑又悲切。

我隐约明白，父亲是要把母亲交代给大哥和我。我的泪也忍不住流了下来。

父亲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而最让他放心不下的，是和他相濡以沫五十多年的母亲。父亲大母亲九岁，几十年来没有动过母亲一指头，总是让着母亲，护着母亲。儿女们买来吃的喝的，哪怕一块糕点、一袋牛奶，父亲也总是先紧着母亲。那种关切，让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倍感温暖，又心生愧疚。

而今，他就要离母亲而去，又有谁能像他那样心疼母亲，让着母亲？即便是把母

亲交给了他们的儿子——大哥和我，他依然不能安心。不能安心，又说不出，又怕比划得不清楚，怕我们不明白。父亲的担心和牵挂，也只好用他唯一不受限制的交流方式——流泪来表达了。

元宵节的前一天，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每每想起父亲落泪的情形，我的心都会一紧，隐隐作痛。以往，我曾经认为，父亲这辈子过得平平淡淡，甚至有点窝囊，毫无个性可言。如今我才渐渐明白，父亲是一个多么坚强的人，是一个感情多么丰富的人！他和大伯长久不说话，只是不善于表达，多少年来，他把对兄长的感激之情深深埋在了心里。面对母亲和儿女们，他情愿默默地承受一切苦和难，用并不伟岸的身体为我们撑起一片晴朗的天空。

只是，我明白得太晚了！

（作者简介：杜学华，宁夏作家协会会员，现就职于石嘴山市自然资源局）



## 青山公园留影(散文·外一篇)

赵玉林

翻开家中相册,大多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照片,而且背景惊人地相似。一样的湖光水色、一样的彩绘长廊、一样的花丛草坪,甚至连摆的Pose都一模一样。孩子们不解地笑称有点“土”,可在那个年代,这都是绝对时尚,凡家人、朋友、同学聚会,或亲友来访不领到这儿游玩,那就是没有面儿,市民休闲娱乐不到这儿转一圈就等于没出门,而这里就是石嘴山市青山公园,是一方百姓相册和记忆中存留频繁的背景图,用现在的时髦词说,那就是上世纪市民生活中最重要的打卡地。

青山公园是1984年建成的,那会儿看到人家逛公园拍来的照片,羡慕得眼珠子放光。可是我家在石炭井四矿,到大武口要倒两次车,家人不放心,所以满心期待飞进公园的那刻。三年后,读高中了,常和同学来往石炭井上学,家人不再管束。到周末便约上同学到大武口逛公园,当然最重要的是拍照。先来最经典的,两人一组背靠背坐在湖边卡一张,之后再上假山、进画廊,揽花墙,但凡能留影的地方都不放过,直到零花钱清空才恋恋不舍离开。回家后那些照片且要传看到影集边磨得起毛了,再挑几张最中意的压在写字台玻璃板下持续炫耀,惹得更多人去转公园留影。

再后来,青山公园流行艺术照,摄影师

王新正最出名,找他拍照得排队。听说他是专业的,人们便都喊他王老师。人家也确实有范,随手拿个花枝或是新叶,找好位置往镜头前一举,画面便充满艺术感。也因为这个,少男少女们照相上瘾。当时的石炭井煤炭职工大学紧邻青山公园,学生们转个绕出去就能拍张照,之后一窝蜂都去效法。有一天,我和一个女同学下自习课溜进公园,又见王老师在拍照,便绕过看热闹的人群往林荫道走去。

那天,我俩都穿着乔其纱的红衬衣,梳着一样的短发还都精心卷了刘海。那时候的人对撞衫没有概念,只要时兴都比着穿。我们正美滋滋牵手而行,王老师紧赶着追上来:万绿丛中花两朵,一定要留个影。

他一边描述一边不容质疑地让我们靠近一排绿植,而他一手托着相机一手趋向快门,指端挠起两片叶子,问我们青山公园美不美,日子过得甜不甜。一组写真很快冲洗出来,见到照片我俩都愣了。不会吧,仙气脱俗的绿境,画中人深情望向远方,与景与人同框的向往似乎飞出了园子,这气象不是一般山水能兜住的。同学当即加洗并把照片发给外地朋友。结果,她朋友专程从外地来宁夏,指名要转青山公园,而且拍了一堆照片回去。

到了九十年代,恋爱、结婚,带孩子,上班,几乎每一个节点都印着青山公园的记忆。还有一次,朋友拿着《石嘴山日报》欣喜地冲进我家:快看,你家孩子上报纸了。原来是摄影版刊发的公园一角,草坪上一个穿红毛衣的宝贝爬在方格毯上仰着脸笑,还真是啊,她们见过我家女儿的照片。可我仔细再瞧,赶忙解释:错了,不是的,我女儿的毯子是星星的,这个是方格子。可朋友坚持说是,美意和亲切无法拒绝,我便收藏了那张报纸。

在岁月的长河中青山公园已成为文化符号,就印在那些全家福,那些或艺术或抓拍的相片中。当生活越来越好,相机不再是奢侈品,智能手机更是让人人成了摄影师。行动有风景,随手拍美景,如今,石嘴山富裕了,人们国内国外的游,可是走得再远,看得再多,对青山公园的回味却是独一无二,舍不得抹不去的。

青山公园留个影,那是一城人的公园,一城人的情怀。

### 会说话的姊妹山

每个城市都有极具特质的门户,宁夏石嘴山也不例外,从市政府所在的大武口区东部主干道进入城区,笑语盈盈的星海湖满面春风,像两条玉带舒展着石嘴山人的好客之情。在这一湖涟漪的尽头两位佳人迎风而立,好养眼的“门迎”啊,无语韵十分,让人不得不放慢脚步,去探求这一城的风光和这风光背后的人文,而这就是我眼中的姊妹山——中华奇石公园和定山湖公园。

人们都说熟悉的地方没风景,可这两

座山却怎么也看不够,每每与共,她们那款款的、依水而立的倩模样便会触碰心弦,仿佛山水大道旁翩跹的舞娘,让这一湖两山迷醉万千春潮。抬眼左望奇石山娇而不媚,通体攀满绿植,“石嘴山”三个石头堆砌的象形字,犹如市区LOGO倾诉着一座城的过往。或许只那么一眼,就会迷恋上亦柔亦刚的她。因为她的体表有21个园区,4万多块中外奇石。除却亭、阁园林小品,绿化面积达到1300多亩,数以万计的乔灌木和花草让她翠绿得停不下来。还有那美丽的蝴蝶湖、七星广场,以及三十六计擎天柱、三十六计碑等极具文化气场的设计。似乎要总汇华夏灵气,集结五千年文明,再秀一方灵山俊水。

就在你陶醉得不能自拔时,她的眼眸流淌出一个故事。从前她是“灰姑娘”,至今她体内还压制着千万立方的粉煤灰。能想象她当年的样子吧,风中女巫雨中魔。作为原大武口发电厂粉煤灰场,她存在了20多年,有人测量过当年灰渣最高时达到18米,浮灰有10厘米厚,这让她成了寸草不生的城区孤岛,直接影响着石嘴山发展和市民生活,全城上下呼声一片,治理!必须治理!可如此庞大的渣山搬是搬不走了,搬也意味着新的污染,面对这棘手的难题,专家们考察调研后决定就地治理,从内而外地为“灰姑娘”整容塑形,最终让她出落成了水边仙子。你看她深情的双眸、优雅的身形都在倾诉感恩之情,感恩赋予她新生的时代,感恩对她不离不弃的人们,透过她飞扬的霓裳仿佛飘过一行字——“五湖四海,自强不息”。是啊,当年祖国各地的人们为工业梦而来,石嘴山也因工业而

兴,他们以此为点注解这城走过的漫漫长路,昭示着更远更美的未来。

摆首右观,一道翠岭,娉婷岸边,被星海湖的波光映衬得越发清纯。那山上一道瀑布飞流而下,瀑布旁台阶上人影游动,好似一幅挂起来的山水画,这便是定山湖公园了。这山时而绿袖妖娆,时而彩裙旋舞,亦真亦幻,疑似江南翠仙飞天来,含露带雾绽放着翠玉般的光芒。山下是湖,山上还有湖。山下之湖星月相邀,山上之路顾盼生辉,有一湾铺满荷香,让人想起“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诗境,还有一湾安静乖巧,如天山倾倒的一泓,叫人浮想联翩。这里游园不分时节,人们扶老携幼来观景,来吸氧,来释放……这里有净化了的空气,有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这里的每条小径都被绿植伞举着,这里的高度能把整个大武口尽收眼底。游着游着,人们痴了、迷了,错把塞北当江南。

而她却在耳边悄悄说起“丑小鸭”的故事。五十年前,她是原大武口洗煤厂的矸石山,要么煤尘飞扬黑水横流、要么青烟缭绕毒气弥漫,是大武口出了名的“黑三角”地带,而这一切都缘于她这只“丑小鸭”。早在她出生的60年代,大武口小得只有“一条街一个公园一只猴”,不曾想发展的速度太快了,她从望远镜里一下被揽入城区怀中,到90年代她就成了市区疮疤。人们用长达20年的时间让她换影移形,与奇石山一样把近千万吨煤矸石就地封存治理。到现在她也忘不了重获新生的日日夜夜,数不清的人和车涌向她的病体,陪她熬过最难的植皮期,“莺儿燕子俱黄土”,风雨兴民心向,一场改头换面大战后。又一拨

能工巧匠纷至沓来,织绣衣理妆容,新皮稳稳生长,微生物,新生态终于安营扎寨了。再看那山体人工湖、生态园、孔雀园相呼应,人们约好了似的把精致、婉约、清新、明丽等好词一骨脑儿塞给她,重获新生的水边佳人“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从此,两个山体公园隔路相望相守,伊人在水,蒹葭苍苍。

时光飞逝,“灰姑娘”和“丑小鸭”愈发楚楚动人。许多人已想不起她们从前的模样,但她二人不敢忘本,倾注全城之力的美颜大战还要讲给后人听。所以景到深处,情到浓处,就有一个声音响起,告诉人们牺牲环境的代价有多大,几十年排放,几十年治理,石嘴山市人民终于还清了一笔环保账。但人们不会忘记,在那个特殊发展时期,在那些不得不走的弯路上,有过苦痛有过骄傲,她们的过去是工业化进程的标志,她们的今生是蓝天保卫战的乐章。

听罢故事,再看含情脉脉的两个山体公园,又似美蝶双翼扑棱棱要飞,要把石嘴山的蕊香带去远方。第一次谋面的人们,一准会被这奇新绝的“城门一景”震撼,会揣测是自然鬼斧,还是匠人神工,让一对姊妹山把石与景、山与水、人与天浑然一体。

一弯碧水两块翠玉,把一座城的向往,一座城的精神浓缩凝固,无语胜万言,没有这水山失色,没有这山水无棱,每一滴绿水都是历史的追忆,每一缕清风都有先辈的付出,石嘴山人化腐朽为神奇,用这别样景色开启新的未来。🌀

(作者简介:赵玉林,女,宁夏作家协会会员,石嘴山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 戈壁上的海(散文)

赵晓宁

西滩水库像片海,辽远,阔大。那天我们驱车从惠泽湖来到这里,清凉的天气,沙鸥、苍鹭、燕子成片地飞来,一双黑鸟一次次向着车的方向,飞过来,又飞过去,划着美丽的弧线;忽而又扇动着翅膀,轻轻翩舞,身姿美妙,好像在给我们看。还有另一只鸟相随相飞,盘旋许久,最终还是飞离了……车门窗开着,仿佛时光静止,万籁俱静,被这温馨静谧的画面感动,被自然界的生灵感动,我们敛息静气看得呆了,只听到不停地按动快门的声,渺远的鸟鸣禽叫声传来,悠长地牵动着的神思,我们才觉醒而纷纷下车。

四野苍莽,耳畔响着“海浪”声和寥落的鸟声,站在这片戈壁的海边,有的操起照相机,有的对着大湖感叹、静思,有的背对湖水和群鸟留影。湖风呼呼吹来,吹散头发,掀起风衣一角,远山成为深蓝的剪影,远水中苇黄蒲绿,色彩分明。碧绿的湖水涌起波涛,哗哗扑打着岸边,扬起的浪花跌散在脚下,飞翔的水珠淋湿衣衫。我静静地站着,感受着湖水的呼吸和原始的动荡,等着更大风的来临,在秋天,感觉着亲近着这天上的来水,更愿相信它就是银河倾泻人间的天河水,遥望着时光的记忆,遥望着今生的命运、来世的幸福,想起一首苗人的歌,一首古老的歌:

我翻了十座山过了十条河  
赶了七天才来到这里  
每年的这一天来与你相会  
如今我和你背也驼了 牙也掉了  
我还要来这里  
和你默默地坐一会  
明年的这时候  
我再也爬不动山过不了河  
也许已经不在  
我们就再难以相见。

年轻时无法结合的恋人,在节日里风俗宽容默许的那几天,在全寨人欢乐庆祝的日子坚守誓约,年年探望相会。面对绿的湖,面对辽远和宁静,想起这首山歌,想到人类原始的自由,想到地久天长……在凉爽干净的秋天,这个有风的日子,在水之湄,一片阔大的绿湖前,一种如水般柔软的情感,一种真挚、早已在城市文明中淹没的丰盈在血液中复苏,在心中一波一波荡漾;麻木和淡漠被湖风吹去,被湖的气息融化。湖水细细流在心里,一种牵挂永远留在心里。湖水无言,湖水有心,恋恋红尘若如这纯真至情的湖水该多好。

湖水的宁静,绚烂在心中;悠悠湖水在风中的每一个细节都那般生动。我的心儿欲走失,在湖水中放逐,如跃马游走绿草天涯,在勇敢的灵魂深处,看见荻花蓬勃开



放,一双深情的眼睛在波涛的深处,久久与我凝望,我知道这浪涛不会被时光带走,在晚秋的一个日子,走过的生命中的湖水,已成记忆中不可磨灭的印痕。此刻风起水涌,水草深处跃起几尾骚动不安的鱼,拨动着辽远寂静的天空和四野,也搅扰了我的沉思。

祈愿在此建个听风阁、溯石亭;筑水榭石馆,春迎风,夏听雨,秋弄霜,冬赏雪;养心逸性,修身育德,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潮起潮落,春夏秋冬!

湖水开阔而深远,波涌更使自然界的宁静内蕴丰富;淤塞的内心在波涛的冲荡之下豁然开朗通畅,“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心思飘逸如无羁飞翔的生灵,充溢着活力生机。我和湖的灵魂已融为一体,它给我注满力量,我忽然感觉到处在这样的“海”水面前,心灵将会永远年轻自由,日子永远纯净,创造的激情长久旺盛,这是我一生的向往和追求。我虔心祝愿在湖的天地,在自然天籁中,永恒的和谐与爱,安宁和富足将静静地、永不枯竭地呈现,为世人验证一个美好的信仰。

绕道来到湖中岛上,站在“山上”环望四野,一望无际的大湖被一条公路从中劈开,黑灰的路好象漂在无边的绿湖上,车从那条绵长的“带子”上驶来,多么有趣啊!就像在绿波之上游动,在绿波上的“桥”面

滑翔。大湖明分暗联,在路下在水底通道相连,形成了它的浩大。丰沛的湖水浩浩汤汤,向脚下向眼前绵绵涌荡,居高处就势生风,直凉快清爽到心中,竟有了海上的感觉;秋风猎猎,天高水阔,空气湿润清凉,送来一阵阵黄河和大海的双重味道,心的潮汐起起伏伏,忽而漂浮,忽而奔涌。此刻一首诗攫住了我的心,没有比这更贴切的语言,能表达我此刻的心潮和情感了:

一束浪花慢慢卷起

我看见整个海子微微心跳了一下

大地起风了

我在前面跑,整个海子

跟我一起向前飞奔

朝着梦想的地方

飞奔的还有我的心,还有我执着的信仰。高原的“海子”,塞北的“海子”,在风中将不竭的绿高高涌起,摔打着浪花,沸腾热烈着,涛声哗哗地燃烧着。我感知它激荡的外表下,一颗沉稳理性的心理在深处。它在大风中的动荡,又一次让我捕捉到它的真性情,让我更加珍惜和感动,那难能可贵的率性流露,让我的生命绿了,双眼清澈见底,这一刻变成了心中的永远,今生走不出它的辽阔和深情……

(作者简介:赵晓宁,女,满族。宁夏作家协会会员。现就职于石嘴山市图书馆)



## 我的乌兰(散文)

袁宝艳

我是矿区人,从小到大一直都以自己是矿工子弟而自豪。地处贺兰山腹地的乌兰矿是我的家乡,我是土生土长的乌兰人。在它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中,矿区的天空,时而山风劲烈漫天风雪,时而清风朗月春和景明。我有幸与它相伴,经历风雨,见证彩虹。

乌兰矿在呼鲁斯太矿区东翼北部,地处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宗别立(原呼鲁斯太)镇。从呼鲁斯太到宗别立,这其中是有一段历史的。

乌兰矿是在1965年至1966年1月间经煤炭部批准,由西安煤炭设计院设计的。首先开发设计的是乌兰斜井,并于同年7月由煤炭部第二十一工程处动工兴建。

这期间,我的父亲和来自五湖四海的其他建设者因为支援大西北来到乌兰矿。

十年间,在荒漠戈壁处,他们白手起家,人拉肩扛,竖起大旗,立起井架;在风餐露宿中,他们战严寒斗酷暑,无私无畏心向光明;在艰难困苦时,他们不弯腰不低头,迎难而上创造辉煌。

到1975年6月30日,乌兰矿终于正式投产。

记忆中,庆祝投产的那一天,整个矿区都是沸腾的。山风吹拂下,红旗飘扬在新

建井口上,大朵大朵的红花系在一列列长长的运煤火车上,无论矿工还是家属都欢天喜地、奔走相告。也是在那一年,我成了矿工子弟学校的一名小学生。

1969年7月,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划给宁夏回族自治区,阿拉善右旗、额济纳旗划给甘肃省。1979年7月,阿拉善左旗、额济纳旗、阿拉善右旗划归内蒙古自治区。从设计、建设到投产,这期间,乌兰矿所在区域都属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呼鲁斯太镇。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呼鲁斯太,是我们的故土,是我们的一生之爱。

1992年,是我参加工作、成为中学教师的第三年。这一年,乌兰矿在一水平二区段的北翼采区三层煤5321工作面进行倾斜厚煤层综采放顶煤工艺实验开采,获得了成功。这是石炭井矿务局第一个高产高效机械化采煤工作面,后被煤炭系统誉为“乌兰模式”,成为全国煤炭系统综采放顶煤的“三大模式”之一。

在那些时光里,总会有人冲破黑暗为黎明而战,总会有人为礼花开遍而绽放璀璨,也总会有人化作春泥成就未来。

翻开《宁煤志·石炭井卷》中的《历年工亡职工名录》,在乌兰矿这一部分,张福贵、刘一山、胡克佑、王兰廷、王喜奎……他们永远留在了乌兰矿建设发展的历史里。而

煤炭部授予的“矿区环境先进单位”“争先创优先进单位”和中煤总公司授予的“特级质量标准化通风矿井”等亦在《荣誉》这一章节熠熠生辉。

泥泞遍布、风雨交加中背负艰险,负重前行的乌兰人,擦干眼泪、相互搀扶,挺下去,闯出一片天。鲜花和掌声如期而至时,高天后土中、骤雨暴风下,乌兰人百尺竿头,众志成城,践行着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神圣使命。

2008年12月3日,随着乌兰矿5757炮采工作面的停止开采,结束了建矿以来33年的炮采生产历史,实现了全面采煤机械化。“一综放、一综采、四综掘”的现代化生产格局,使乌兰矿发展成为银北矿区最大的主焦煤生产基地。

献了青春献子孙,三代乌兰人励精图治,披荆斩棘,成就了宁夏煤炭战线的一片广阔天地。

我听过白发爷爷送孙子第一天下井参

加工作时的殷殷嘱托,我见过矿嫂深入井下一线见到丈夫恶劣工作环境时的泣不成声,我也目睹过笑脸如花的一双儿女在父亲临出家门上班那一刻“早点回家”的语短情长……

2016年春,随着最后一批矿工离开乌兰矿前往宁东各矿区分流安置,乌兰矿各大井口被陆续封闭,它的采煤历史就此戛然而止。

半个世纪的矿区天空因风沙、煤尘的笼罩而月色朦胧,半个世纪的矿区天空因歌声、欢笑的欢畅而悠扬缥缈,半个世纪的矿区天空因汗水、激情的涤荡而清风徐来……

今天,当我再次踏上故园的沃土,再次仰视矿区的天空,高远蔚蓝,一碧万顷。🌱

(作者简介:袁宝艳,女。宁夏作家协会会员。作品见于《中国旅游报》《宁夏日报》。现就职于大武口区教育体育局)

## 伫立在风中的白杨(散文)

王定武

说起我的母校甘肃靖远矿务局红会二矿小学,记得最早还有初中部,那时四哥在初中上学,我和三姐在上小学。

甘肃靖远矿务局先后两次投产,中间下马停产了。整个矿务局由红会五个矿,王家山矿,大水头矿等矿组成。红会矿区位于西格拉滩腹地。西格拉滩是片荒滩,是个风吹石头跑的地方。红会二矿南接共和乡(打拉池)。这里在1935年发生过打拉池战役。工农红军与国民党军队激战过。也是红军几大主力会师的地方,由此得名红会。后来又建个飞机场,航天英雄杨利伟曾在此服役。这些红色记忆也让我引以为豪。

说是初中部,也就初一、初二、初三分别只有一个班。每班二十来人。按照现在来说是小班了。后来因为初中部人数少,并入靖远矿务局第二中学校内,校址在红会一矿主街。

二矿小学位于整个矿的东南角,地势较低,与矿上唯一的副食商店为邻。整个学校是个四合院的平房建筑。校门两侧是笔直的白杨树,一阵风吹过,就听到哗哗响,像哨兵一样守卫。

进了学校,左手边第一间是校长室,拐角处的大间房子是教师办公室。办公室两侧有教师单身宿舍。宿舍门口始终摆一个

煤烧铁炉子和一个绿色煤油炉。每个住单身的老师吃住都在宿舍里。二十平方米放着两张木制的单人床,两个床床头靠墙位置放一张课桌,桌上有书籍和台灯。有时去宿舍找老师,推开门,扑面而来的是雪花膏和厨房固有的混合味。其余的大间平房是我们的教室。

我上学时,教师主要有上海知青和部分师范毕业的老师。记得有一个上海籍,确切说是江苏苏州籍的殷浩校长,宽厚的脸庞,白净净的,一米七的大个子,怎么看也不像南方人。江浙一带的口音重,但说起话来一快有点口吃。他家女儿与我同班,他女儿叫殷卓丽,我印象深。数学老师卢守岭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喜欢穿笔挺的深蓝色中山装,毕业于上海一所中专制冷专业,一米八的高个,较瘦但精干,喜欢穿蓝色四个兜的中山装,说话时干脆利索,喜欢挥舞手臂。

这样强大的师资力量,使母校在教学上很有特色。他们启发我们看《少年科学》等书籍,进行科学启蒙式探索,制作手工的简易舰船。我和发小一起做了弹力皮筋小船等,有时还向同学炫耀自己的成果。

记得有一次殷浩老师上课时曾经说过:“煤矿的大量开采,地下采空了,容易引起地震”。当初我们小,半信半疑的。这在那

当时是一种前卫的理论,至今仍然有一定道理。

上小学二年级时,有一个叫刘亚莉的上海籍女老师是我的班主任。她总喜欢穿浅绿色巴拿马料带小翻领的西装,一双温暖和大眼睛,乌黑的剪发头。那时我年纪小,贪玩,不爱学习。有一次,中午吃过饭,与几个同学去掏鸟窝,忘了下午要上课,于是索性不去学校了。后来刘老师找到我家,告诉了父母我旷课的事。父亲举起鸡毛掸子,追着我满院子跑。还是刘老师果断拦住了父亲,要不是她,那天我会很惨的。从那以后,我开始老老实实的上学,学习也刻苦了。渐渐喜欢上她的课,后来喜欢上读书,爱上了文学。至今想想,还要感谢那位留着短发,圆脸盘,大眼睛,喜欢穿浅绿色巴拿马料的小翻领西装,永远年轻可敬的老师。

卢守岭老师数学讲得好,歌也唱得很棒。记得他给我们班上音乐课。他拉着手风琴,有节奏地摇摆着身体,动情唱着:“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

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这时,我看到他眼睛已经满含泪水,几度哽咽了。我猜他一定在想念上海的母亲,上海的家人,上海的亲朋好友,远在千里之外的与大海毗邻的故乡了。今天想起来倍加感动。我多想希望他能在方便的时候来红会二矿小学,再为我们全班同学弹奏那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我们在1982年6月底从二矿小学毕业。每个同学都各自找到自己的目标。

后来,这些苏沪籍的老师都陆续返城了。这些老师把无悔的青春播洒在红色土地上。我们会永远记住他们的,他们也一定不会忘记我们的学校,和懵懵懂懂的孩子。

那些知青老师像那些伫立在风中的白杨,坚韧刚强,昂扬向上。这一切记忆都在浓烈的风中,其实并未走远。🌳

(作者简介:王定武,宁夏作家协会会员,宁夏散文诗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现居大武口)

## 那一片荷塘(散文)

马慧萍

那一天,细雨蒙蒙,我来到期盼已久的那片荷塘,我欣喜若狂的目光,急速捕捉那浴满清池的朵朵荷叶。它们犹如仙子轻轻飞过,不小心泼墨了手中的珍珠颜料,顿时,那满池的绿宝石成了顶顶绿色的小伞,不约而同地挤满在清澈如明镜般的湖面上。微风轻抚而来,仿佛仙子悄悄拨动了玉手中的琵琶,或吹响了灵动的妙笛,动人的音符娇艳欲滴,整片荷塘便陶醉得忘乎所以。绿衣仙子们身着霓裳轻移莲步踮踮起舞,连那盘里颗颗晶莹的珍珠,也轻随绿盘来回浮动。

闭上眼睛,它们如一个个貌美如花的绿衣女子,在烟雨蒙蒙的滋润下,半遮半羞地将远道而来的我捧成了它们心中的白马王子。它们用惊奇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或点头或摇头。那含情脉脉的目光分明是赞叹我儒雅俊朗的相貌和才华横溢的气质。于是,那少女情窦初开的心事便毫无遮掩地散落了一地的表白。一双双似笑非笑、楚楚动情的双眸,那娇羞欲滴、那嫩蕊凝眸、那清秀洁雅、那可爱娇媚,凝聚在一起顷刻间融化了我坚不可摧的心墙。我不由自主地张开双臂轻拥它们入我温柔的情怀,在硕大的绿纱帐里,我成了这世间最英俊潇洒的新郎……

几声布谷鸟清脆的鸣叫惊醒了我,睁

开双眼,细雨依旧斜斜的、密密的,如细丝轻轻落下,似银针熟练丝织。我惊叹,在这中秋的季节里竟有如此轻柔的雨丝。也许,南方的季节大抵就是如此,即使是中秋的雨季,也少不了增添几声鸟儿的婉转歌喉。荷塘周围都有郁郁葱葱的花草树木。除了布谷鸟,还有其它不知名的鸟雀们在烟雨蒙蒙的青纱帐里互诉情话。

或许因为有雨的缘故,荷塘间没有款款深情绽放的荷花,碧绿一片的荷叶密密匝匝地镶嵌在如镜的水面上,仙境般亦真亦幻。整个荷塘都溢满荷的馨香,若蹲下细观,那片片茂密的荷叶间,都藏着朵朵褐绿的莲蓬,如一个个天真无邪的孩子,躲在母亲的身后,一双双童真好奇的眼睛羞怯地看着我这位不同族人。有胆大调皮的,会突然探出头来向我做个诡异的眼神,旋即而又钻进母亲的连衣裙下,藏起来了,只露出它们修长的手臂在微风下时隐时现。你倘若侧耳倾听,似乎能听得见他们银铃般的笑声穿梭在荷塘里,游荡于荷叶间,无拘无束,嬉戏打闹。

我不知道世上和我一样喜欢荷花的人有多少,但我确信若你站在荷塘边,便是步入了世外桃源,平日里那些纷扰杂乱的心绪和烦恼,在这碧绿的荷塘间渺小至无,你的眼中、心中都是清澈透亮和碧绿洁雅。



如果不是雨天,这一片荷塘里又是满塘娇媚绽放的荷花,朵朵娇艳、亭亭玉立在荷叶间。那独具一格的风韵,氤氲十里的荷香、绯红待放的荷苞、蜻蜓点缀的花蕾,不知醉倒了多少诗人,泼墨出多少关于荷花荷叶的唐诗宋词,在文字的行吟里跋涉了千年依然熠熠生辉。

虽然没有亭亭绽放的荷花,但这丝丝缕缕的雨丝,将这一池的荷叶清洗得如此清新脱俗,丝毫不亚于沁人心脾的荷花。雨丝悄无声息地落入荷塘,那圈圈涟漪如少女手腕上佩戴着的银环,互相碰撞,撞击出条条银色的波纹,在荷叶间环佩叮当盈盈扩散。看不见鱼儿,但见那莲戏荷叶东,莲戏荷叶西,莲戏荷叶南,莲戏荷叶北,戏得那满池的荷叶婀娜舞动。那片片荷叶之上,落满了珍珠般晶莹剔透的水珠,如少女眼中滑落的相思泪,久久不肯离去。颗颗珍珠又变幻着各种形态,似钻石、像水晶、如水银,在绿衣仙子们冰肌玉骨的肌肤上彰显得珍贵无比。

天色渐渐暗下来,有些微凉,女儿催促

回家,我恋恋不舍地迈了几步,转身又看了看那片荷塘,那一池荷叶,恍如一个个油纸伞下忧伤幽怨的丁香姑娘,满含多情的泪水,向我频频招手。回眸间那满眶犹豫的泪水夺眶而出,摇曳一地的相思零落成泥。瞬间,我的心里便生出万千的不舍,多想此刻也变成一朵荷叶,和它们一起陪伴那朵朵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荷花,一起守望这片荷塘,共同赶赴一场江南烟雨的红尘美梦,不离不弃,永不言悔。可我没有那非凡的仙术,将自己和它们融为一体,我更不想它们强行和我一起回我的故乡,那样,它们会真的变成忧愁哀怨的丁香姑娘。我只能不舍地看着它们含情脉脉的眼神愈走愈远。

再见了,那一片荷塘,再见了,那一池荷叶,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荷叶……

(作者简介:马慧萍,女。现就职于大武口区公安分局隆湖派出所)

## 古镇纪事(组章)

白 鸽(宁夏)

天生忠孝竹,节义傲风霜。  
桥梓垂青史,乾坤许并芳。

——(明)王守

—

残墙上,落满了秋阳。

拔节的冬麦,站在风里,水从避暑胜地  
流到浮世,一丝凉意被浪沫拖住。

古老的城门,不再提防谁,任人进出,  
芬芳的乡曲被茴香染黄。

在秋风中走着,寻找古城内那些残存  
的记忆。越走越凉,除了几根骨头,一枚  
落日和一块“竹叶诗碑”,其它什么也没有了。

诗碑很硬,两根劲竹,一丰一瘦,叶片  
上跳动的诗句,诉说着古镇四街八巷的  
事情。

黄昏了,落日枕着一截老墙暖暖睡去,  
坐在老城里诵读五言绝句的进士,已成为  
那一世的人。他用行楷写下的诗句,还在  
传诵。

站在思想的立场,破解北宋王朝不朽  
的秘密,一切越来越真实。

曾经的衙门、驿站、千百户所及八个烟  
台和七十二座庙宇全部从尘土中爬起。

秋水,缓缓地流着,很慢,很沉,一切因  
记忆而冰凉,一切在事过境迁中散去。

二

月光,抚慰着生锈的风,苍凉远去。

古镇依旧,门牌、树木、石头,镇容镇  
貌,全都在前定中老去,太阳在一片叫卖声  
中,慢慢醒来。

次日的太阳依然属于古镇,行人只是  
一个匆匆过客,但不知为何,经过古镇就令  
人眷恋。

眷恋古镇的风物,眷恋古镇上那些背  
着太阳忙碌的人,以及他们深陷于岁月的  
沧桑面孔。

他们或补鞋,或打铁,或炼钢,或刺绣,  
或纳袜垫,总归他们以他们的方式,坚守着  
古镇。

岁月是一把刀。在这里,时光以感觉  
不到的温柔磨去了人的棱角。

来到古镇,人比别处的人渊博和宽容,  
从言谈举止,从衣袂飘飘,从容、淡定。

或许,就是这一方水土的眷顾和恩赐。

也或许,是因为以爱为锚的人,总能同  
乘一条船。

三

古镇,不仅被人们用镜头关注着,更用  
文字怀抱着。

不求风调雨顺,但求岁月静好。

你来,无人发现,我去,谁也不送。古道西风已成为广告词,瘦马是店面上的画片。

籽瓜是一种陪衬,招呼着来自他乡的客,穆萨羊羔肉小馆引来高朋满座,为好这一口,还有排队等着的。

若问古镇为何不重建,老乡会告诉他:

缠在老树上的长藤怎么办,垒在屋檐下的鸟窝怎么办,泉水变自来水太快,快得要死。

人生不必走得太急。

就像走夜路一样,得小心翼翼。

#### 四

最温暖的,是古镇的采摘园。

一万亩枸杞,一万亩茴香,一万亩蔬菜,热闹得令人起了疑心。

真实和美好往往是剪不断也理不清的。

晒砂瓜从石头缝里蹦出来,艰难但很甜,大片大片的玉米借着云朵的影子躲避烈日。

辛苦!但坚守饱满是它活着的信念。

在古镇,常与一位老人交谈,说起古镇的前世今生,老人时而兴奋,时而消沉。

最终,他还是想通了,不再纠缠。积压在内心的说辞,从体内向外慢慢溢出。

坐在他家的屋舍,情谊飘满老屋。他体内的黑暗连他自己都没有看到。

他走了,他先合上了古镇这本书,然后关掉了老街上的路灯,最后合上了自己的那双眼。

#### 五

鸟鸣被替换,那些坐在老街上与阳光

闲谈的人,已被黄土埋了半截身子。

羊群跳出栅栏,它们身上的毛很脏,还有老榆树上两只喜鹊的歌鸣,很假。

古镇的院落,是当年有钱人盖的。如今,低矮得只能看见藏在屋檐下的燕窝。

几株牡丹花,在强光下摇曳着,它们想跟着风跑,因为身重,都没有成功。

有几家新建的商店,挂上了新牌子,进了新货,但都压不住古镇的沧桑。

古镇依旧,铁匠手中的焊枪对着一扇门,缝补着整个老街。

#### 六

古镇盛满了往事,每一片飘过山梁的云朵,都曾是心底的版图。

胡麻提着灯笼在断层处阅读伤痕,寰球大震撕裂的部分,芳草正在修复。

骏马饮水,品咂着山谷的忧伤,震柳志坚,却摆脱不了命运的安排。

回首往事,山一程水一程,多少人走了,多少人又回来,来去匆匆,每个人都是过客。

古镇里发生的很多事情,不用细想都有滋有味。

在白天打折扣的事,往往黑夜里就已注定。就像秋天里发生的事情,往往由春天做主一样。

营盘山上那些残墙剩瓦,星与月,隔着不止两个朝代的爱恨情仇。

唯一令人振奋的,是山下那七棵大难不死的古树,在一片废墟上,还能听见它们的对话。

你知道什么是悲剧?

还好,人和鬼早已分家,花草、石头、庄



稼都有灵魂,它们都在向阳处生长。①

(作者简介:白 鸽,原名田玉珍,女,

回族,宁夏海原县树台乡人。宁夏作家协会会员、宁夏散文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著有《望海原》《震柳》等)

## 母亲的歌(三章)

刘国平(四川)

### 给母亲洗澡

七十八岁的母亲躺在浴缸里,又瘦又小。

她很害羞,脸色绯红,故意紧闭双眼任我的手搓她的身子,她的身子无疤无斑,有少女般的白净,线条依然分明,只是皮肤松弛已开始了下垂。

我将手放轻放慢,小心地搓着她的每一寸肌肤,包括她的每一个指间,每一个脚丫。

是的,我不敢丝毫用力,生怕用力一次,她的身子就会缩小一圈,最后小成,如我婴儿时的模样。

### 听母亲讲述往事

阳光下,母亲捧着茶杯,眼睛望着前方的一条小路,看得很远很远。

这时,我看见父亲着一身青色的长衫,梳一头反波,手提一个皮箱,从那条小路急匆匆地走来,在母亲身旁的那把空椅上,坐了下来。

父亲从怀中摸出一根蓝底红花的丝

巾,系在母亲洁白的脖子上,眼光热烈。母亲低着头,一脸的娇羞。

之后,父亲将母亲轻轻地拥在怀里,讲述外面的世界以及别后的相思。

母亲仰起头,眼里柔波荡漾。

我悄悄地后退,再后退,一直退回到母亲的子宫。

躲在里面偷听他们的悄悄话,躲在里面咯咯咯地笑……

### 给母亲剪指甲

母亲的指甲又厚又硬,每剪下一块都需要使劲用力。

以前可不是这样的,母亲解释说,你阿爸当年还夸它长得好看,平整又光滑,有次他还在上面涂过红描过画。

只是,后来……

有关后来的事我知道。

为了供养她的五个儿女,母亲要将所有的力量积储在指头,在土地里刨出粮食,刨出新衣,刨出糖果;她还得用指头纺纱,纳鞋底;她还得将贫寒的家缝缝补补,让它不漏风不漏雨。

她的指甲练就得越来越硬,硬得像钢钎,像刀剑。

大部分的时候,她用它们剥花生,剥瓜子,剥豆子,剥核桃。

但有时,她将它们当作了一件利器,当

她某个儿女受到伤害的时候。❶

(作者简介:刘国平,女,笔名茶心。著有诗集《一盏茶心》。现居成都)

## 河流,我,记忆之断章(组章)

李 萍(甘肃)

—

一夜之间,河流被点燃了,水波上浮生的火苗,似乎苍白,似乎愤怒而失了方向。

那条河我熟悉,是穿过童年记忆的一条河流,是把我从女孩穿透成女人的一条河。

狗鱼。石子。冰草疯长的河岸。丝丝缕缕漫过河的前世今生,以最年轻的姿态点燃着那条越来越瘦越来越小的河。

是的,就是那条河,不知是我跟着河数着日子,还是河流追着我掐着时光,我们都走着走着不见了,走着走着走远了。

那是一条曾经丰满的河,属于我的河,我打过水仗却不敢游泳的河,所以我这一生只能读着河岸行走。

我确定我的河病了,气若游丝,挺着一口气,喘息的让我无法想象那些狗鱼呼朋引伴抵达后的失望。

突如其来的忧伤撕裂着记忆,我不敢呼吸。

明明知道那些忧伤是我的河隔空植入的,记忆或牵强附会或有些夸张,我打开自己审视:我的痛怎能抵得上河的生长?

有些情愫在生长,水草一样缠着行走的思绪。

所以我常常慌不择路,一直在梦里找寻一条一模一样的河。向东,向西,向南或向北。

在梦里,我从西元前趟过日月星辰之河,又从今夜上路,一直向前再向前。

我不相信鱼的记忆只有七秒,那些唬人的碎碎念,根本无法诠释河的记忆,所以我无法转身。

其实,我不需要转身的,如果我愿意,我就能从所有的记忆中抽离,当然包括狗鱼、石子、冰草,还有河边的那个伙伴,此外还有天空。

有些人走了,遥远如河的记忆。有些人来了,陌生推开乡音,所以记忆更遥远了。



我除了责备自己,没有资格言说一切,我离开那么久,还有什么理由喋喋不休地描述关于河流的前尘往事呢?

秋花是善解人意的狗鱼,不断地复制粘贴海蓝与艳黄,盛开的声音,不失河的风骨。

狗鱼扮成青龙塘塞路过的风,它的胡须很短,像异乡人的停留。

狗鱼啃咬着河流的记忆,肝胆相照的记忆舒缓一些心疼。是的,就是心疼,疼得无法兑现许诺的人情。

如此,内心似乎很安静,好像吃了个黄桃罐头。那是时光兑了记忆的糖水罐头,贴着河流的标签。

慌张的温柔是植物们传递给我的,因为麦子的一生又一生里,四野悄然,沉默着穿过曾经的深刻。

那些石子的聒噪呢?怎么没有了声音?是跟着河变得又瘦又小,还是恼怒一些草失去了腿脚。

奔跑,奔流。就是剩下一条腿,也不该忘记那些年关于“奔”的一切词意。

我在揣度,我在假设,我在构建。

## 二

村庄与河,暗恋的方式符合人设。

爱的虎口,我注目记忆脱险,慢饮一壶茶,诗心更深了一些。

文字作坊的墙壁很白,白的有些刺眼。

记忆总是不按常理出牌,一切可以有黑无白,有往无返。归程里有多少烟雨从唐诗宋词里濛濛,漶漫出一个个字的皮相?

画幸福的画家,其实喜欢悲剧。

我不会勾兑颜料,我握不来画笔,至于

画幸福,那是画家的专利,我不会抢夺,只要河神知道,我也是喜欢悲剧的。

如果允许任何人喜欢悲剧,那么糖水罐头一样的字句和画作还有市场吗?

理由有点悲切,可是谁让我也喜欢悲剧呢?悲剧又怎么可以随意喜欢呢?我从慌乱中醒来,《长侧》与《短侧》你来我去,切切又切切。

难道我穿越到嵇康的故乡了吗?为何一条河那么瘦弱?我分明记得我打过水漂的石子都比这河面要宽要厚。

遗忘的古琴曲高和寡,我站在琴声的滩涂里,脚背撩水的动作那么生涩那么生硬。

山神食指沾着时光之水,画出一条狗鱼,胡子的最后一笔还没有画好,马蹄阵阵的烟尘里,大地卸下记忆的盔甲,于我一条青龙的鳞慰藉遗忘。

于是,我顺势把自己交给一条鱼,一条有胡子的鱼,那是缺一根胡子的狗鱼,书本上找不到好听的名字的鱼。

## 三

明月如雪,风打开的月光宝盒,温吞吞一些夜的倾诉。

无眠,在阳台上晾晒心情。心的藩篱内外,网开一面的烦忧剥离又剥离,最终让俯首可见的伤一寸一寸切割记忆。那些伤酷似忧伤,让我忧伤的有些愤懑。

一把隐形在生活的刀,横在自尊与委屈调和的传说里,我读得过于沉重,试图一笑了之却没有底气与骨气,做到不卑不亢谈何容易?

所以,我悲怆的词语和表情浏览记忆,

一遍又一遍,从黑夜到白昼又到黑夜。

记忆的一些情感被绑架,风不知信任阳光还是相信云朵?我站在高处如一截枯木,注释河流的走失。

梦的晒场上,一只鹰或是一只鸽子,那么养眼。

被冷落被变相的隔离,没有欲哭无泪,因为洞悉双眼被遮蔽的个中缘由,所以没有天崩地裂天塌地陷之感,只是恼怒懦弱。是的,那是懦弱。

风急吼吼地穿墙而过,留下一些浅浅的伤,似痛非痛,也似曾相识。

心突然很疼,因为不堪背负一些人事的中伤。所以浏览空气中文字游走的山河与风尘,以“养眼”“诗意”赞美,抚慰美好。

此时,又是黎明,困倦关闭网络与恼怒,合眼,把自己送入静修模式。

一切那么匆匆,记忆里追着河滩奔跑的风,还没来得及与雪花谈情说爱,转眼雨水已过,转眼立夏。

一些人宅的似乎要发霉,散漫的灵魂不知游向何方?

我是自由的,矛盾的,也是有些悲愤的。

有些人世俗如我,不知是我模仿了他们还是他们誊抄了我?

忧伤地静读了一篇短篇小说,读得疲惫,心累。我猜想,或许风的故事与情结如出一辙,或许文字凄美,或许情绪操控了阅读选项。

河边的草绿了又黄,担忧地注释着路人复制粘贴或者戏仿了袁枚的一切,又或是他们在剪切袁先生的人生?

晴空之下,我极力模仿袁先生,所以梦

的思想混乱不堪,用安眠药消杀柔软。

愤愤不已的石子,被人际暴力中伤。我猜想,或许因为有“日神”和“酒神”精神,不堪被荡涤。

#### 四

每一天都是灿烂的,每一天也是缤纷的。如此安慰心情,如此安慰目光,我的心刀枪不入已经很多年了。

飞雪的冰冷与骄阳的炽烈,显现花言巧语暗度陈仓的一些薄凉,我还是喜欢被吴侬软语锻造的刀剑划伤。

月儿在林梢,月儿把借给别人的霓裳,挂在温情的檐下,我有些惆怅。

翻开那本发白的日记,字迹潦草又模糊,年少的轻狂昨夜卷土重来,我不得不偷偷写下明晃晃的伤,贴着中年的标签,以及专属的阳光。

轻抚一些看不见的伤,我过滤言语的虚实,还有一些故事的叙述方式。

前世的白月光,沉潜今生的伤,我折叠与伤无关的字、词、句、段,拧成麻花一样的藤条,挂在心门用淡然和沉稳滋养或继续中伤。

一只鹰被熬着,我也被月夜与晨曦熬着……

上班的日子总是匆忙,身边的人事及风景如停滞的河,在十字路口在斑马线前凋零又盛开,漠视混迹人流的欢喜。

一些文字,在不经意间印入眼底:假如我走不完今生的路,假如我等不及赴你来世的约,你会在哪个路口说起曾经的誓言?或者,你会全部忘记!

这些不属于我的文字,我从哪里读到

毫无印象,为何记住也毫无理由。记住与心情无关,与梦无关,与幻想更无关。

往事在某个隐秘的地方站立,独坐,发呆。

虚幻的深邃里,我听到红蚁舞蹈的步调,在我来来往往的目光里,在我回眸的瞬间,凝结风花雪月的前世今生……

所有的遇见,在夜半人面桃花的年轻时绿着,一直绿着,等待繁花群起。

一次又一次,风的鼓动下,我忘记自己忘记纷纷的人世间,忘记形形色色,忘记前尘往事甚至忘记花香。

春立,往事纷纷又纷纷。想念在鸟鸣中回归,归于平静归于安然归于淡淡的惆怅,让灵魂歇息。

素笺已经铺开,一只春秋的笔打磨几千年,依然痴迷一朵花开的声音,感动自己聆听千遍万遍,等候美好卷土重来……

空,很空。静,很静。

人群喧嚣,匆忙,都宅着……风有些惆怅,数着日子,踩过一些发霉的心情,等着新冠肺炎病毒的阴霾荡然无存。

灯火辉煌的夜晚,闹与静,高与低,远与近,大与小很空,依旧空……

河边人家阿姐做的浆水面要香死人,绿绿的香菜来自花盆,芦荟花静悄悄地开了,似乎形单影只,其实怡然自乐,因为有香菜的香一直陪伴。

生活简单,人也简单了,所以拒绝虚伪的交往,与芦荟一样,自得其乐,没有什么不可逾越。🌱

(作者简介:李萍,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评论家协会会员,临夏州作家协会副主席)

## 沉 思(三章)

王亦标(安徽)

### 佛 门

一只麻雀,从院墙上飞了下来。

一蹦三跳的,跳进了佛门。

钟声响了,衔一粒梵文。俯仰之间,闪动的泪花濡染着风尘。

手捧经书,对大地来一通亲吻。佛祖认出了,那是啃山的羊群。

抬高身份总会乱了方寸。天上飘着的皱纹,是你写给谁的信?

### 故 土

该怎样描述一个下午? 该怎样得到一个称呼?

尘归尘,土归土。蜘蛛,在朝,在野,也在微处,织就一幅八阵图。

悬于指尖的虚无。

此刻最放松的,是我被山岚梳理过的心境;此刻最温润的,是你被汗水呼唤着的小名。

流泪了。也是一种幸福。

黄昏,总是悄然而至。流连于你的身体,干净如赤子。

### 盐 分

有些事,就像蒲公英的伞,任它随风而去。人世间的黑与白,自有时光去甄别,但也需要履历。

浅遇深忆,爱恨随意。

向生活低头不为错,向命运低头不为过,我不能让体内的盐分从眸子里流了出去。

生命是段距离,长短不一,我只是以诗歌的名义。

花开在枝头,雨落入泥里,坐拥节奏和韵律。①

(作者简介:王亦标,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

## 季节中的往事(二章)

刘明霞(宁夏)

### 春天,灵动的眼

季节的风,牵动春天敏感的神经,草地上的绿便开始无所顾忌了。

像少女懵懂的梦,从青涩到成熟,都紧紧缠绕着泥土的气息。又像时光碾车,拍着缓慢的溪水,激醒灵敏的嗅觉。

这时候,常常想起儿时,想起那些遥远而亲切的乡村尘事。

开春泥土返潮的时候,早晨一打开屋门,一股清晰、潮湿的气息扑面而来,一下就钻进了眼里、注入心里,全身满是泥土潮湿的味道。

麻雀盘旋在房前屋后,早早占领了还

没有吐出绿线的树杈,开始了巢穴的争吵。羊圈里传出咩咩声,等草吃的羊儿已经迫不及待,要去草地找寻它的领地。

上学的孩子背起书包,冲着家狗吐吐舌头,一溜烟,成群结对飞奔在乡村的路上。软绵绵的泥土上,轻盈,跃动身影,印满了整个春天的记忆。

### 飞翔,自由的颜色

树叶柔成线,风筝就肆无忌惮飘满天空。

只需要微微的风,飞翔,这就足够了。

就像乡村里的老秦腔,有忽高忽低的音色,有高亢激昂的唱词,常常让人爱不释

手,又一时难以把控,只有慢慢地摸索,才能找寻好方位。

风筝在远离闹市的上空,催开被阳光抚摸的清浅,带着春日满腔的香馥,披挂五颜六色的彩带,转换形态各异的身姿,令无边的晴空多了些许动人的色彩。

掠过城市的喧闹,仰望碧空,挥一挥衣

袖,拂去脸上的灰尘,接着撒泼的春光,让心灵进行一次彻底地放飞,才能看得更远,才会有行走的洒脱。❶

(作者简介:刘明霞,女,宁夏惠农人。宁夏作家协会会员。现就职于石嘴山市政协)

## 月光是一条长长的河(外二章)

张开翼(宁夏)

向上游,不停地行走。冥冥中,渴望再次踏进早年的河。

夜的神秘,无可替代。一轮月早早攀上草垛,亮出一句无可替代的关怀。

四野愈显静谧。我行走在铺满石子的路上,只有“哗啦”“哗啦”的石子在脚下翻滚,让我的心更加寂寞。为打发无聊,我抓起一把石子,狠狠掷向地面,眼前电光火石,闪耀一片,又瞬间熄灭。我制造的烟火,开满秘密。

手电筒的光柱有点夸张,像握着一根棍,可以壮胆。吓唬吓唬白杨树高大的暗影,敲打敲打十字架一样的电线杆,试探试探渠边芦苇丛里怪异的响声,不想惊动了青蛙,纷纷跃入水中……

如果月光流淌,那将是一条长长的河,铺开水银色的镜面。我照见自己扶着奶奶走进老屋,昏暗的灯下传出絮絮叨叨的说话声。马蹄表里的小鸡还在不停啄米。

一群羊静卧在围栏里,像一场拒绝融化的雪。一只小羊站在围栏外,不停张望。记得我也是这样,走出老远,还频频回头,看一眼,那汹涌着的月光。

### 戏台

汹涌的时间,瞬间停顿。

往事长眠,人间死一样沉寂。不再暴跳如雷,大吼大叫,不再怒不可遏,挥刀就砍。放火的人撤退了,打砸的人,逃走了。18般兵器各归其位,站立两厢。写满家法的册子变身为文物,贴条封存。

弓箭挂在墙上怀念,马头琴靠在桌边沉吟。红墙灰瓦,屋脊六兽。万寿菊最是孤独。

在喀拉沁王府,本该坐享天伦的老王爷奔走他乡,留下官轿,仪仗,厅堂,书斋,膳房,马厩,戏台……戏台上摆放着两把太师椅,大眼小眼,面面相觑,无所事事。



格格远嫁。她的闺房漏洞百出，扇面的题字露出牙齿，香炉的裂缝烟瘾大发。

戏还没完呢，得把他们通通找回来呀。把主人和仆役找回来，顺便找回柏树上的鸟窝。把班主和唱戏的人找回来，顺便找回戏台下玩耍的孩童。唱念做打，咿咿呀呀，生旦净末丑，宫商角徵羽，个人个音，别弄混了。

救场如救火。感紧把琴弹起来，把鼓敲起来，赶紧描眉画眼，涂脂抹粉。

谁“啊”的一声，一个开腔，吼出了一座古宅，憋在心底的百年苦闷。

### 白 马

一匹马低头吃草，有雪从天空降落。

没看见羊群和毡房，只有炊烟投奔山下，野韭菜汹涌的花。高原被时间遗忘，也即将被大雪覆盖。一匹马昂起头，睫毛上挂满了雪粒。它用白色的目光，粉刷草场，它用前蹄刨食积雪下干枯的草根。

我打口哨唤它，希望它能跑起来，撂下一声狂野的嘶鸣。它没理睬我，它比一粒雪更沉默。天地混沌一片，雪已堆到天上，马昂起头，注视一场雪，渐渐弥漫了它空旷的一生。❶

（作者简介：张开翼，宁夏作家协会会员，宁夏散文诗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塞上散文诗》杂志编委、编辑）

## 土豆花开(组章)

刘 虎(宁夏)

—

世上的花朵何止成百上千，但我独爱你的清香。

少年时站在故乡大柳树下，望着大片土豆花开，心情格外舒畅，忘记了饥饿与孤独。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乡下开花的植物很少，偶尔见到杏花就不错了。但在六月里，塞北的农村，一望无际的土豆花，将格外空旷的田野妆点的如诗如

画……

那个年代生命是脆弱的，但唯有你，从不惧怕什么狂风骤雨，年复一年依然将清辉挥洒，将生命绽放，无私奉献自己的一切。

大多果实是孕育在花朵之中，然而土豆却不同凡响。在花朵凋落几个月后金秋季节，一窝窝金蛋蛋从泥土中一跃而出，是那么潇洒、那么豪壮。

正是这些不起眼的金蛋蛋，让那个年代有了生机。

## 二

塞上宁夏大地，自古有塞上江南的美誉。

每到夏季的六月，那些粉的、红的、白的花朵。从黄土高原出发，穿过生命时光，淌过山川胡泊，在广阔的宁夏安家落户。

塞上江南处处洋溢粉红色的碎花，犹如海洋一般，这是土豆的奉献，

她们不惧酷热与烈雨，在天际中绽放，映红了庄稼人的脸庞。

又一场细雨飘落，土豆花凋落了，化作泥土，滋养着新的生命的到来。

到了金秋十月，淡黄色的金蛋蛋，喷薄而出，堆满了庭院，也装满了老乡的腰包。

万物皆有缘，有缘才有故事。

## 三

不知是机遇，还是天意。

五十年了，一直与你不离不弃。读书、

工作、回乡，始终与你相伴。

时常跑到田间地头，与你窃窃细语，与你拥抱接吻……

虽然没有牡丹富贵，也不如菊花那样光彩夺目，但你的清香，你的质朴，却让人无法释怀。

无论天涯，还是五湖四海，都留下了你的足迹……

一个人一生中会有许多美好留在心底；扎根泥土不图名，洒下清芬果自成。海角天涯常驻蹊，凌云壮志济生灵。

这首赞诗，一直记忆犹新。

光阴荏苒，时光知味。土豆已华丽转身，登上大雅之堂，土豆宴成了生活时尚。

纵观大千世界，没有任何一种植物与你媲美。🌱

（作者简介：刘虎，宁夏平罗人。宁夏作家协会会员。现就职于石嘴山市政协）

## 春天的海(外一章)

邱雨秋(山东)

春暖花开。海，与海子无关。  
 波涛，翻个身，呓语着。冷的千军万马，渐渐退却。

是云，还是霞，摇醒了海，变幻着这个春天。

浪花，贴近礁石，读出浪的断句。贝

壳，打开了行囊，接受春风的问候。鱼虾蟹螺，争相炫耀。

一支木船，突突地犁着浪花，鸥鸟播下了种子。

赶海的人，正拾捡着滩涂上闪烁的白银。

老渔翁,没遇到鹬蚌相争。  
夕阳下,他粗糙的大手,正把渔网补得  
精细。

### 听 海

听海,海不语。  
云,绣在天上,或浮在水上,对花,表示  
着敬畏。  
谁愿此时,听到秋虫日渐苍老的声音?  
匆忙的人,万千精灵,大地,还有水  
族,总会发现,大海,是一个不动声色的  
男子。

手指或网缝漏掉的光阴,足够再发百  
遍誓言。

半个月亮,被风吹过,被海水,浸过。  
心中的黑暗,换了个词——深沉。  
海,阻止了波浪磨牙的小动作。春风  
起了。

海,听到了一个人孤绝的喟叹。岸边,  
麦子拔节,渐渐地,长高了这个年份。❶

(作者简介:邱雨秋,山东省作家协会  
会员,青岛市大沽河散文诗作家学会副秘  
书长,《大沽河》诗歌编辑)

## 找到石嘴山的溢美之词(组章)

周启平(江西)

—  
黄河的流淌舒缓了下来。在瓦蓝的天  
空下,一些沙砾也获得了它们的安详。

羊群散落在城市的边缘。它们眼里有  
一条黄河,心里也有一条黄河。两股黄河  
之水在内心碰撞又互为依托。一条黄河流  
进现实,另一条黄河直抵未来。

从风沙里走过来的石嘴山,把西部曾  
经黧黑、粗犷的脸庞,洗濯成塞上江南的细  
腻与温润。一座清丽的城市,一座优雅  
的城市,诗意地立在山水之间。

树与树,草与草,花与花都是不经意  
的点睛之笔。巨变的大手笔,让一座城市

充满了灵动和新颖。

贺兰山的草雕划过长空。它无声无息  
地盘旋与起落,生怕那些羽翼上携带的风,  
像一块石头落进宁静的湖面。

### 二

朴实、坚毅、无所畏惧,这些浓缩的精  
神的代名词都摁耐在一块块滚烫的石头  
里,缄默着,像撑起一座城市的脊梁。

地下之火,穿着黑色的外衣。它们有  
优质的内涵与禀赋。一些词语要赞美它  
们,一些词语就必须具备与它们一样高的  
格局。

当山水呈现靓丽的画卷,一座城市已

揭开崭新的一页。那些带有光环的分子，镶嵌进她飘逸的身影。她在无声中继续注入美，注入吸引的元素，也注入不舍与难忘。

五湖四海，一个多么辽阔的词语，一个插上翅膀的词语，一个飞翔着的词语。石嘴山因此是动态的，生长的，也是梦幻的。

石嘴山也有内敛的一面。此时此刻，她安静得不动声色。在那些属于她的溢美之词里，一定有“低调”这个谦卑的词语。

### 三

一座城市不需要说话。她的绿水青山、蓝天白云是安静的。宁夏也是安静的。

那些隐藏在山、水、石块、沙粒里的词语，没有自满的嫌疑，它们守护着城市的精气神。

当一颗露珠在草叶上轻轻滚动。那是微风抬起手臂制造的情节，这一刻，它要让

这座城市增添更多的惊喜。

假如要给这片土地罗列美词，那么，馈赠给她的点点滴滴都美轮美奂。她，大地空阔，湖泊清亮。每个视角无须裁剪，每处呈现触动人心。

被一种精神打磨的地方，总有不同凡响的风骨。这座特立独行的城市，多像一篇抒情的诗文。在西部这张羊皮卷上，让每个人读出了深邃的内涵，也读到了一份感动。

黄河在大西北默默地流淌，石嘴山在波澜壮阔的大潮中彻底改头换面。一座迷人的城市正不断抒写出自己的溢美之词：静谧、高远、创新、无限的活力……

（作者简介：周启平，江西省进贤县人。江西省作协会员。《军山湖》诗刊编辑部主任）

## 在茶山(二章)

刘爱珍(贵州)

### 茶山云海

云海在茶山之上。茶山在云海之上。  
深陷包围。我置身在它们之中。

一手托云，一手执叶，我是茶山的牧童。

阳光撒下来，在绿叶上舞蹈。

白云甩手而去，站在蓝天下，成为忠实的观众。

绿色占领山头，不留缝隙。

一层一层的青翠，蔓延。

大地辽阔，青翠苍远。

一粒粒鸟鸣，从茶丛里飞出，被清风传送，在山与山之间飘荡，填满山谷沟壑，又

飘逸山外。

茶山牧我,云海牧我,青翠牧我。

我被绿色构陷。绿色把我一层一层包裹,把我来时的路折叠,隐藏。

一粒粒鸟鸣,穿越茶山穿过我,我成为虫鸣鸟叫的囚徒,深感无助,又深深陶醉。

茶山云海之上,我邀明月对饮。

在杯中加一勺绿色,加一粒鸟鸣,加一片清风,用月光调和。

来吧,畅饮,不醉不归。

### 在茶山品茶

云邀我,清风邀我。

我带欢喜。

茶山之上,雅舍静室,煮水泡茶,品茗听风。

层层青翠托起的茶山,绿韵绵绵。布点的屋宇雅舍,散落山头,色彩素雅。

布局设计,协调,唯美。

室内茶桌上,一壶新茶,香气飘升。

一片片叶脉,打开,复原,再现一株茶的青翠。

有古筝悠扬,弹奏《高山流水》。

一粒粒琴音,滴在水面,飘进耳朵,潜入心巢。

茶山之外,琴音滑落,在茶丛上漫步,绿色显现波澜。

在茶山雅舍喝茶,一起喝下清泉圣水,清风明月,山岚鸟语。不是茶圣,胜似茶圣。

我本性愚笨,做不了圣人,就让我做一位茶仙子吧,站成一株茶树,守茶山,听鸟语,看山下村庄,炊烟袅袅。

默默祝福,茶香永驻人间。🌿

(作者简介:刘爱珍,女,侗族,70后。贵州省散文学会会员,贵阳市作协会员,开阳县作协秘书长)

## 春天盛开的模样(三章)

张月平(宁夏)

### 太阳神

贺兰山岩画,敬畏和智慧,是它的落款。

它们已经活了多少年,还将要活多少年?风会告诉你答案。

古人把生活藏在石头上,贺兰山把石

头藏在怀抱里。持续了千年万年的动作,与光阴对峙。

把石头当作宣纸,描摹他们的生活。似是而非,用线条抽出了一段段历史。

岩羊认识这些符号,大声朗诵。抑扬顿挫间,滑动的颤音击落了几块碎石。

时间是古老的石磨。那幅“太阳神”



的岩画,守候得太久。它的光芒推着磨盘,转了一圈又一圈。推走黄昏,迎来黎明。

简单古朴,最接近生命本真。

给别人以温暖,总会被岁月所善待。“太阳神”,脉落清晰,光芒四射,永远是春天盛开的模样。

### 贺兰山,柔软的册页

在石与草的对视中,在人与自然的交谈中。

刀与石碰撞,火花四溅,美好的愿望被雕刻成永恒。

古人的驯化,让贺兰山变成了柔软的册页。岩画被砂砾浸泡久了,就长出了坚硬的根须。

思想,种在沙地上,风会把它们带走;种在石头上,会长成“史诗”。

顺着历史的触角,烽火点燃,马蹄扬尘。“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胸襟还在,踏破贺兰山缺的豪情还在。

被风雨一遍遍打磨,被目光一遍遍抚摸。棱角有些模糊,但信念更加清晰。

我们的欣赏、赞叹,都是恰到好处的留白。

### 黄沙古渡

黄河、黄沙,渡口走不出的牵绊。

戍卒、渡客,边塞回不去的流年。

落日、炊烟,在唐诗不褪色的画面里,古老的水车像一首民谣,循环播放。一首又一首,喂养着河滩。

羊皮筏子的原生态,一唱再唱。如果你没有听懂,那是你对这一片土地还不够热爱。

这个地方,适合生长荒凉。轻捻春光,荒凉的枝头开满辽阔雄壮。

从坡顶到谷底,上演着速度与激情。笑声与滑板摩擦,点燃了我的青春年华。把沉重抛向天空,放空自己,像鸟儿一样自由飞翔。

东边挑着漫漫黄沙,西边挑着绿色田野。曾经的繁华光鲜,今天仍然活得尊严体面。古老的渡口,任重而道远。

历史翻卷,世事如书,渡我们到人生的彼岸。🌿

(作者简介:张月平,女,宁夏平罗人。宁夏作家协会会员,平罗县作家协会副主席)

 **张嵩**(银川)

### 过故里固原东岳山

沙迷双眼镜心开，远客登临数度来。  
旧日追缘山顶月，新春触景手边槐。  
唤风尽扫城南事，执雾轻遮胸左台。  
行色匆匆君莫问，吾为亲友正吟怀。

### 故地

故居怅望觅前踪，庭院依稀雨雾中。  
人去楼存痕迹在，燕来巢破愿思空。  
春情历历归京北，秋事遑遑入豫东。  
独立寒风心不乱，纵然一梦付初衷。

### 雅聚有感

花红四月好相逢，怀抱诗心入画门。  
举座尽皆词翰客，笑谈都是采芹人。  
真心难叙情中事，妙手毋留世外尘。  
君子应知食酒意，此生不作转头吟。

### 怀故人

黄河东去不回还，绿草春发雪色残。  
理想频栽一世树，悲情早渡百年船。  
聚心黄序读书苦，分手桥边撤酒难。  
闭目恍惚君影在，重逢梦里泪潸然。

### 无题

小路边头古道津，平生慎入雨烟村。  
一渠绿水明双目，两岸红花映寸心。  
天上流云虽有意，身旁草木总觉亲。  
不同旧韵合新曲，世事缤纷尽显春。①

 **许凯**(平罗)

### 贺兰山古长城(新韵)

凜凜三边戍，几回扶又摧？  
残垣犹在目，骏骨已成碑。  
岭贯英雄气，壁藏国士椎。  
千年风雨后，青影更崔巍。

### 游武当庙(新韵)

空山留古迹，石砌应时新。  
柳散门前絮，松迎陌上人。  
灯红如见慧，风定似闻真。  
回首经行处，劳劳又一春。

### 红瑞之夏(新韵)

苦从西海尽，甘以朔方始。  
收麦嫌天短，邀歌恨月迟。  
车轻天路近，风软绿云低。  
背倚黄河水，丰年自可期。

### 贺兰山怀古(新韵)

寒光生两翼，杀气一山收。  
风起云争渡，兵结水不流。  
森森坡上树，漠漠雨中秋。  
城破声犹在，千年望亦愁。

### 风起闽宁镇(新韵)

黄沙黄叶满空庭，老少离家更一程。  
时雨不依春夏暖，玉泉遥为海吉平。  
耘沙种麦心先绿，带月浇菇梦亦晴。  
欲展云帆风正好，涛声夜夜似鸣钲。①


 丁玉芳(银 川)

## 咏 松

铁干虬枝经岁久，扎根不惧石嶙峋。  
烟岚沐秀风为伴，雨雪怡神鹤做邻。  
苍劲身同明月老，青葱叶与万山新。  
皆因傲骨难容俗，独立云崖数日轮。

## 忆江南

几番神往处，梦里俏江南。  
万户笼烟色，千门枕水眠。  
重波推柳下，篷舟列桥前。  
似锦樱花雾，如茵茜草苔。  
临流濯月影，访雪弄梅簪。  
老刹仙踪远，新台玉影攒。  
人文增佳话，地理入诗篇。  
四季随景易，童心对潮观。

## 水龙吟·发展黄河经济有感

汤汤龙脉延今古，华夏之魂滋育。流长渊远，恢弘浩荡，领宗四渎。泽润长情，无私恩养，把炎黄续。有诸多传奇，回肠荡气，文明史，丰碑矗。

阅遍纷争逐鹿，傲沧桑、益风淳俗。盛情难报，唯将爱意，生机养蓄。节水开源，护维生态，物丰花馥。愿年年岁岁，川流不息，为民添福。

## 行香子·塞上秋晚

一路风嚣，落叶狂飘。骤寒时，草木全凋。长河落日，霞挽林梢。正疏芦摆，残荷颤，雁声高。

山皴叠嶂，鹰疾凌霄，浑一派、塞外风

标。疏狂情性，别样天娇。有兰山画，沙湖絮，大河涛。

## 御街行·随感

冲天豪气随苍狗。一甩清风袖。从前底事莫思量，已把悲欢参透。用寻常眼，等闲看待，叶落黄花瘦。

事难如意情难久。雁字凭谁授。每逢三五独依栏，莫若举杯酹酒。天河无尽，人生有限，一瞬经年又。🌀


 余秀玲(银 川)

## 观贺兰山云海

朔风云脚矮，紫塞石峰艰。  
十万天兵在，经年镇北关。

## 回乡遇雨未归有寄

时近中元暑气微，乡村阴雨已霏霏。  
夜闻天籁撩人意，似问客心归不归。

## 大武口晒有田园两首

一

小巷秋来风景异，绕墙瓜果几分娇。  
桃源种在民心里，不费陶公画笔描。

二

红墙矮树客农家，一枕香风剪落花。  
坐数庭前星出没，做回昔日梦中娃。

## 咏贺兰砚

贺兰神韵在天然，北地风刀琢玉弦。  
碧眼招邀云里月，丹霞点染石中仙。

一池翰墨显工拙，两袖文章出圣贤。  
坐镇江山千百载，史书留迹有新篇。 ㊦

 **李学玲**(大武口)

**雨后贺兰山(新韵)**

雨后望晴空，烟霞闪烁中。  
兰山皆染色，碧草自娉婷。  
飞鸟鸣声脆，浮云罩树青。  
拂额风细细，惬意荡心胸。

**假期做客农家乐**

稻谷丰熟百亩香，农家院落晒金黄。  
窗前串串红椒艳，架下丝丝绿豆长。  
鸡犬相闻宽巷里，鹅鸭戏耍浅池旁。  
乡村发展开新路，逐梦安康谱雅章。

**最美丽人间四月天(新韵)**

最美丽人间四月天，风光无限醉山川。  
海棠经雨胭脂秀，桃杏迎风粉面丹。  
岸柳织烟青浩荡，丁香吐蕊紫缠绵。  
封城时日寒冬久，解禁春来恣意欢。

**家住贺兰山下(新韵)**

坐看窗前几道峰，高低远近意朦胧。  
晴来黛岭披金色，霞掩朝阳饰碧空。  
倚户能观云海浪，吟诗且借贺兰风。  
春夏秋冬皆成画，心境由来各不同。

**雅聚听琴(新韵)**

人生难觅几知己，绝响伯牙世少闻。  
绿绮一曲飘华殿，梅花三弄荡清尘。  
平沙落雁犹相顾，碧涧流泉自在吟。

莫道闲暇无所乐，琴弦鸣处动诗心。 ㊦

 **杨晓君**(平 罗)

**插花移民建档立卡户脱贫有寄(新韵)**

感念东方朗朗天，弱贫总被记心间。  
解愁接济财八百，扶志激增智万千。  
圈舍牛羊毛色亮，议程福运俚音欢。  
暖锅熬炖殷实味，香惹邻家小妹馋

**沙湖有赞(新韵)**

沙围湖水水淘沙，妙趣横生有际涯。  
荷叶半塘听雨醉，蒹葭千簇御风乏。  
低伏驼背诚邀客，灵动禽踪乐返家。  
莫是移来王母苑，引得天女抱琵琶。

**鹧鸪天·凉粉**

水中脱胎肌骨柔，青白如玉韵含羞。  
葱丝两撮芡香蒜，椒粉一匙搅素油。  
凉可拌，热能熘。三餐汤里煮春秋。  
黄渠桥上食留客，众里寻她牵醉眸。

**苏幕遮·七月相思**

绿渐微，黄已待。波映流云，云罩兰山黛。  
青果压枝秋可采。风送香来，韵染花窗外。  
榻旁人，眠可在。半纸愁思，倚枕听天籁。  
缘起何时长挂碍。月影消磨，恁得相思害。

**一丛花·金秋旗袍秀**

沉肩照水偶回眸。抬手又低头。秋菊  
莫若人娇艳。面如月、韵染温柔。纸伞曳

风，扇开素手，移步过重楼。

金风拂去小烦愁。盛世少他求。环肥燕瘦频添色，秉国粹、一股清流。盘扣成结，斜襟妩媚，人在画中游。①

### 李永峰(银川)

#### 春 山

微雨随心润草苏，看来山色有还无。  
东君欲借丹青笔，好把风华信手涂。

#### 新 荷

绿池散点绕亭台，脉脉娇羞叠叶陪。  
清骨出泥浑不染，芳心只为一开。

#### 致敬卫国戍边英雄

经年故事叩心帷，戍卒忠魂铸界碑。  
为有一腔清澈爱，万千景仰向边陲。

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是18岁的陈祥榕烈士生前写下的战斗口号。

#### 遣 怀

一逝韶华不可追，倦身素履暂相随。  
从来孤寂难成梦，总是清欢好入诗。  
独立风光千仞壁，香开梅雪万年枝。  
但行前路长为别，烟雨楼台尚有期。

#### 咏菊花(新韵)

因是秋风引话题，追寻花事向东篱。  
千丛枝叶霜中傲，一世繁华雨后齐。  
映眼盛装腾焰火，开心彩蕊入云霓。  
甘居尘外还修隐，纵使浮尘韵未移。②

### 刘长军(大武口)

#### 雨后与诸友之星海湖

星海湖边路，清风两岸多。  
白云浮潋滟，碧柳弄婆娑。  
无意惊鸥鹭，绝怜是芰荷。  
明年当此日，相约待重过。

#### 重游星海湖

曲径人行处，夕阳鸟语中。  
天连千顷碧，荷动满湖风。  
山暝水云合，路遥星海通。  
寻幽无限意，或可与君同。

#### 石嘴山市成立六十周年有寄

旧时光景正萧条，万丈穷愁待酒浇。  
十里古风多尚在，百年陋俗已全消。  
贺兰日月青双眼，星海烟霞此一瓢。  
盛世行吟邀客醉，共将诗笔赋今朝。

#### 大武口晒有田园二首 过农庄

雨后晴光透碧纱，数声鸡犬自农家。  
阶前老圃犹含绿，秋后东篱更放花。  
况有杯盘留客醉，却无蔬果向人赊。  
何时身退田园里，世事浮名一任他。

#### 菊 园

身如一梦至陶家，看取小园无数花。  
老去诗心随日减，唯将青眼向篱加。  
已怜霜后分秋色，况值风中带露华。  
寂寞枝头抱香死，孤高不共俗人夸。③



 **陈万荣**(大武口)

### 小 满

恰好人生当小满，繁华看尽去如烟。  
七分寂寞勤耕作，留得三分伴月眠。

### 赞森林公园

森林景秀真如画，取悦民心百姓夸。  
漫步丛中寻至道，凭栏池畔乐鱼虾。  
满园绿翠游仙境，一树花香叹异葩。  
四季煤城添色彩，笑谈声里忆风沙。

### 行香子·游星海湖荷花塘

蛙唱湖塘。风送清凉。凭栏处、菡萏飘香。漫行栈道，独览湖光。看半塘红，半塘白，满塘芳。

一湾碧水，一抹斜阳。折芦笔、蘸墨诗章。寄情山水，拾韵寻芳。画湖中云，云中鹭，水中央。

### 行香子·晒有田园

晒有农庄。特色围墙。栅栏处、尽显风光。藤爬高架，绿裹长廊。看冬瓜奇，吊瓜趣，南瓜长。

穿行院落，漫步庭旁。秋风里、菊蕊芬芳。含娇似语，簇簇浓妆。正菊花红，菊花白，菊花黄。

### 江城子·近年夜思母

依稀昨夜梦家园。景依然。物无言。蓬草勾连，难见旧时颜。梦醒三更星点点，披衣坐，不成眠。

慈亲仙去怕过年。立尊前。几承欢。

娘在家圆，千里总相牵。今世远行程漫漫，长喟叹，再无缘。❶

 **叶红军**(平 罗)

### 月夜游星海湖(新韵)

半湖星子半湖烟，半在红尘半在天。  
一做此间风月客，是非荣辱尽无关。

### 故园老树(新韵)

虬然老树又逢春，抖擞精神面貌新。  
雪后枝头花欲放，风中根底力更深。  
冬来默默能坚守，夏去幽幽不萎沉。  
习惯无常经冷暖，只将片叶送凉荫。

### 致敬戍边英雄(新韵)

雪域高原华夏根，班公湖岸是国门。  
戍边谱写青春曲，守土甘捐赤子身。  
孤胆双拳伏虎豹，群情众志成城筑昆仑。  
亲人已逝心头肉，岂许军魂再染尘。

### 嗜诗(新韵)

世态炎凉易触心，情仇爱恨酿成吟。  
将抛俗物常违愿，欲访仙家总误身。  
烈酒一樽难入梦，拙词几阙尽埋尘。  
清闲于我何奢望，多是推敲月下人。

### 卜算子·毓秀平罗

盛世起宏楼，强县兴文脉。慧馆黉门气象新，代代多恩泽。

翰苑立陶泉，名校蝉佳绩。毓秀书香透骨中，辈辈贤才出。

注：陶泉，清翰林俞德渊，字陶泉。❶

 **刘新芳**(大武口)

### 红瑞村见闻

如歌岁月话当年，红瑞移民故事传。  
昔日别离穷苦地，而今乐享舜尧天。  
窗明几净庭院美，羊壮牛肥蔬果鲜。  
精准脱贫施惠策，党恩不忘似甘泉。

### 念奴娇·美丽石嘴山

眺望兰岳，崛起边塞上，雄浑伟岸。九曲黄河流石嘴，果鲜稻香两岸。星海鸥鸣，沙湖苇荡，天下奇石绚。江南谁忆？游人留恋感叹。

六秩岁月峥嵘，翻天覆地，看煤城嬗变。十里胜景八里秀，宜业宜居佳苑。生态名都，天蓝地绿，楼宇园林间。富民兴市，盛世锦绣画卷。

### 满江红·咏大武口明长城

大漠边关，长空烈、贺兰山阙。雄关道，战骑声啸，胡笳声咽。十万旌旗冲晓日，三千铁甲凝霜月。镇朔方、万里巨龙盘，狼烟灭。

边塞外，河山阔。关如旧，春秋阅。望铁蹄远去，壮怀激烈。铁马金戈留逸韵，刀光剑影浮苍野。看今朝、华夏固金汤，翻新页。

### 水调歌头·华夏奇石山

芳菲四月天，又上奇石山。昔日煤灰飞扬，今朝草绿染。只因神工妙笔，腐朽化作神奇，叹沧海桑田。千山灵秀汇，塞上锦

绣添。

喜鹊叫，彩霞飞，腾紫烟。天下奇石阵列，百态千姿展。半城绿水环绕，湖光山色含目，鸥翔云水间。湖城眼底收，如诗美画卷。🌿

 **白浩**(大武口)

### 走进大武口晒有田园人家

一

竹篱茅舍各相安，白发人依碧玉栏。  
世事浮云全不问，一畦红绿是清闲。

二

少时意气欲吞天，老却身归菊柳边。  
淡泊原来深有味，始知名利不如闲。

三

秋来觅小诗，转入老农篱。  
童扑花间鸟，翁争石上棋。  
鸭栏依草舍，鱼笱挂松枝。  
不觉心先往，林泉亦可期。

### 再赴平罗庙湖看桃花不遇

去年山寺雨蒙蒙，约了桃花却未红。  
今日重来花落尽，教人无奈恨东风。

### 访贺东葡萄庄园不遇主人

浅红深紫绿无边，谁把珍珠挂满天。  
料是主人先醉酒，龙须架下正高眠。🌿

## 《山水城市大武口》三字歌

王跃英

大武口,我家乡;历史久,名远扬。  
新石器,有人迹;边塞地,古战场<sup>①②</sup>。  
汉武帝,平匈奴;九泉墓,立山岗<sup>③</sup>。  
明长城,御鞑鞑;旧边墙,叹国殇<sup>④</sup>。  
新中国,山河变;大三线,建设忙<sup>⑤</sup>。  
工业城,显辉煌;太西煤,世无双<sup>⑥</sup>。  
九〇五,勇担当;钽铌铍,争三强<sup>⑦</sup>。  
高新区,国家级;孵化园,正成长<sup>⑧</sup>。  
山水城,新气象;十里街,迎朝阳。  
贺兰山,作屏障;星海湖,城中央。  
新区美,建湖西;聚人气,连城乡。  
大学区,建湖东;宁理工,有名望<sup>⑨</sup>。  
宪法园,润心田;步行街,人熙攘<sup>⑩</sup>。  
进展馆,观古今;文化园,百花香<sup>⑪</sup>。  
清真寺,做礼拜;和谐音,长回荡。  
石炭井,重规划;棚户区,改造忙。  
大峰矿,深山藏;住锦林,大变样<sup>⑫</sup>。  
南沙窝,沙水依;府佑居,品水香。  
旅游城,新思想;城亦景,人向往。  
北武当,入云天;奇石山,奇石藏。  
韭菜沟,军迷恋;归德沟,景色靓<sup>⑬⑭</sup>。  
地质园,有洞天;岩画多,刻山上<sup>⑮</sup>。  
星海镇,沐恩居;温棚建,瓜果长。  
农家乐,龙泉庄;山泉甜,野菜香。  
老干校,沙湖旁;红色景,永难忘<sup>⑯</sup>。  
炭雕奇,质优良;凉皮香,销苏杭。  
火车站,迎宾客;高速路,通远方。

铺轻轨,建机场;连首府,促开放。  
森林城,好风光;戈壁滩,着绿装。  
街区美,罩绿荫;园林化,美城乡。  
舍予园,绿长廊;银杏园,织梦想。  
花产业,展新颜;红叶林,满山岗。  
沙枣树,风沙挡;马兰花,开街巷;  
葡萄酒,味醇香;枸杞果,醉客商。  
双拥城,好传统;军地情,情谊长。  
十余载,十万兵;大武口,大后方<sup>⑰</sup>。  
薪火传,立新功;子弟兵,绿化忙。  
贺兰山,铸军魂;武警林,铸徽章<sup>⑱</sup>。  
文明城,多才俊;何季麟,是榜样<sup>⑲</sup>。  
好警官,数陈莉;陈逢干,慈善王<sup>⑳㉑</sup>。  
孙丽华,当“总理”;在小巷,她最忙<sup>㉒</sup>。  
王吉宗,学雷锋;行千里,美名扬<sup>㉓</sup>。  
周淑琴,有美德;孝老人,爱无疆<sup>㉔</sup>。  
山水秀,蕴灵气;人文景,耀四方。  
渣渣子,入非遗;歌舞美,串铃响<sup>㉕㉖</sup>。  
折红旭,剪窗花;老年舞,有气场<sup>㉗</sup>。  
小说家,写秘史;版画家,获鲁奖<sup>㉘㉙</sup>。  
英雄气,贯长虹;正能量,传塞上。  
学榜样,立志向;创“六城”,建家乡<sup>㉚</sup>。  
山水城,风帆扬;中国梦,奔小康!

注释:

①据考证,大武口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类活动。

②大武口是内蒙古河套及阿拉善地区进入宁夏平原的咽喉要道,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时称“打碛口”,是贺兰山36个隘口之一,与胜金关、三关口和镇远关合称为宁夏“城防四隘”。后改为“大武口”,意为武士征战过的地方。

③汉武帝于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举兵反击匈奴,大将卫青引兵沿黄河西进,全部收复河南地,设置朔方、五原两郡。宁夏古称“朔方”,今大武口区龙泉村(原九泉)立有汉墓数十座,经考证均为汉代将士墓塚。

④明代把长城称为边墙。因大碛口在西边墙、北边墙和贺兰山口交汇处,明廷在此筑墙修关,抵御北犯之敌。今仅剩关墙和烽火台遗址。“打碛口”是中国长城百关之一,大武口也成为一座以长城关口命名的城市。

⑤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三线”建设(所谓“三线”,指当时经济相对发达且处于国防前线的沿边沿海地区向内地收缩划分的三道线。一线地区指位于沿边沿海的前线地区;二线地区指一线地区与京广铁路之间的皖、赣及冀、豫、鄂、湘东半部;三线地区主要包括川、黔、滇、陕、甘、宁、青等省区及晋、冀、豫、湘、鄂、桂、粤等省区的部分地区,其中西南的川、贵、云和西北的陕、甘、宁、青俗称为“大三线”),在宁夏,宁北地区为“三线”建设主战场。

⑥“太西煤”产于贺兰山中,因在“太原以西”而得名。有三低(低灰、低硫、低磷)、六高(高发热量、高比电阻、高块煤率、高化学活性、高精煤回收率和高机械强度)特点,是世所罕见的优质煤种。

⑦“九〇五”即今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1965年,根据国家“三线”建设要求,公司前身由北京搬迁宁夏建成九〇五厂。公司钽粉产销量多年位居世界前三名。

⑧即国家级石嘴山经济开发区。

⑨“宁理工”即宁夏理工学院。

⑩“宪法园”即青山公园。大武口区在位于市中心的青山公园将“宪法”元素融入市民的休闲娱乐之中,寓教于乐,市民百姓称之为“宪法公园”。

⑪2010年,博物馆、科技馆、图书馆及文化艺术中心在新区落成,2014年职工文化中心建成。简称“三馆两中心”。

⑫“锦林”即锦林小区。是为安居长期居住在贺兰山矿区职工建设的棚户区改造项目。目前已有矿山职工及家属近5万人搬迁入住。

⑬韭菜沟,位于武当庙北侧,全长10公里。四面环山,险峻幽静。二十世纪中叶,因国防需要,在韭菜沟内建造了许多军事防御工程。是军迷神往之地。

⑭归德沟,位于北武当南侧,山谷内主要有“四景一泉”,即古长城烽火台、归德沟岩画群、转洞沟、沙窑田园及其滩山水泉。这些“景”和“泉”形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⑮贺兰山岩画距今约5000—1万年,遍布在南北长220多公里的贺兰山腹地。这些岩画再现了先祖的审美观念、社会习俗和生活情趣,也是珍贵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⑯“老干校”即国务院“五七干校”博物馆,是在原址上规划建设的再现“文革”期

间国务院直属口千名机关干部和家属子女劳动、学习经历的景点。

⑰即1969年至1979年10余年间在贺兰山驻扎的兰州军区部队,先后共有10余万官兵驻守。

⑱“武警林”即由武警宁夏总队在大武口北武当生态区建造的“武警万亩林”。部队计划用10年时间在戈壁滩上建造10万亩林地,是新时期军地共建丰碑。

⑲何季麟,宁夏东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⑳陈莉,石嘴山市公安局法医。党的十八大代表。

㉑陈逢干,石嘴山市榆树沟煤炭产销公司董事长。2006年以来,连续9年荣获“中国十大慈善家”称号。

㉒孙丽华,大武口工人街社区原主任。全国“三八”红旗手,感动宁夏十大新闻人物。

㉓王吉宗,宁夏煤炭基建公司司机。全国劳动模范。

㉔周淑琴,大武口锦林丽日社区居

民。全国道德模范。

㉕北武当庙佛教音乐“渣渣子”2007年被列入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㉖由石嘴山市文化馆选送的回族歌舞节目《串铃声声》荣获文化部颁发的“群星奖”。

㉗折红旭,大武口地区民间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其《八骏图》《民族风情》等作品获国家级奖励。

㉘著名作家郑正撰写《贺兰山剿匪记》,回族女作家马丽华撰写《阴山下,乌不浪口——绥西抗战纪实》。

㉙著名版画家姚家树荣获“鲁迅版画奖”。

㉚“六城联创”,即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龙头,统筹推进国家森林城市、园林城市、卫生城市、“双拥”模范城市、法治城市建设。大武口区为石嘴山市“六城联创”主城区。①

(选自文论集《在路上》,宁夏人民出版社2017年出版)



## 再说“大武口”名称的历史年代

张凤梅

大武口,古代称“打碛(wei)口”或“打碛(wei)口”,意为打凿石磨的山口。其地理位置重要,古人曾有:“求久按之计,须选修打碛口”之说。后来也有称“大碛口”的。有记载说:1943年,民国宁夏省建设厅厅长李翰园至此,看到“打碛口学堂”,认为名称不雅,遂改名为“大武口”,意为“武士们在这里打过仗”。自此,“大武口”的命名正式确立。

### 古长城佐证

在古代,打碛口所在山谷是蒙古部落自河套向贺兰山后乃至甘青地区运动的捷径,中原王朝在这里修筑了一系列长城要塞,以阻遏强悍的鞑靼铁骑。几百年间,伴随着争夺和保卫这些要塞的兵戈和烽火,打碛口声名鹊起,成为宁夏北部长城诸隘口中极为紧要的一处,地位仅次于镇远关。

打碛口的建造年代难以限于明代。

根据明史记载,古代打碛口曾筑有3道石砌关隘。《嘉靖宁夏新志》详尽记载了明代中期打碛口长城遗存情况:“打碛口一带尚有十数墩,有军守哨。唯原筑三关,尽行毁坏,且各山之水,俱从此出,以致冲坍,现有形迹可考。”这些遗迹在明代既已称之为“旧有”“旧设”“原筑”,因此它们的建造年代将难以限于明代。

据史料记载,明代嘉靖15年(1537年),打碛口一带打了一场大仗。

那年秋天,蒙古轻骑6000预谋进犯宁夏北部。明军事先侦得敌情,由宁夏镇(明代的长城军事防御建制,相当于现在的军区)总兵官、征西将军王效的统领,在敌人必经之地打碛口设伏,最终使蒙古军队大败而归。这场大获胜利的战斗,被称为“打碛口之捷”。

打碛口的大小战端,在明代多次发生,说明打碛口在长城防史上的险要地位。这显然与其地理交通形势和周边民族势力的存在相关联。但是,这种格局并不只应属于明代,自秦代以后,汉、隋、唐等大一统时代也都以贺兰山为天险与外族势力对峙。是否有这样的可能:打碛口的长城遗迹,源自更古老的年代,只是被明代修缮和利用。

### 故事传说

相传宋朝军队被困贺兰山后,兵分几路寻找出路。再说穆桂英带领的一队人马则是往北走去。走到尽头被黄河挡住又调转马头往南走去,人马都疲惫不堪。在这时桃花马忽然一拐,顺着一条羊肠山路走去,穆桂英知道这匹马很有灵性,她就紧跟其后。走了许久,出现一条只容一匹马通

行的山谷。那匹桃花马紧贴石壁头也不回直往前走,不一会山谷就逐渐变宽,走着走着就出了贺兰山。

穆柱英传令让将士快速出山集结扎营。没等后面的队伍出完,忽然杀来了一队西夏兵,宋军刚从山里出来人困马乏,逐渐落为下风。这时从南面传来一片喊杀声。原来,焦廷贵出了汝淇沟口,一边派人打探其他各路情况,一边安营扎寨埋锅做饭。忽听北面杀声四起,预想有一路宋军

出山已和西夏兵交锋,立即带人马前来接应,两路夹击这才杀败西夏兵。

两路人马会合后,穆桂英对众将士说:“刚出山口就与西夏兵动了大武,这个山口就叫‘大武口’吧!”从此贺兰山就有了一个“大武口”的名称。🕒

(作者简介:张凤梅,女,山东人。现就职于民革石嘴山市委)

## 千年古寺寿佛寻踪

撤学东

有“山林古刹，西夏名蓝”美誉的北武当寿佛寺，到底建于何年？自古至今，一直众说纷纭。本文作粗浅梳理，以请教各位方家。

### 历史记载及民间传说

据“百度百科”解释：北武当庙（寿佛寺）是一座儒、释、道三教合一，名扬宁蒙周边的古寺，始建于盛唐时期，距今有近千年历史。自康熙四十年（1701年）正式在此建庙。清慈禧太后曾钦赐“护国寿佛禅寺”。北武当庙（寿佛寺）占地12000平方米，建筑面积4300平方米。古刹依山而建，将山的气势揽入寺中。庙宇格局与群山险峰相得益彰，彼此互为点缀、互为风景。整座庙宇自北朝南，四进院落布局严谨、庄重秀美。中轴建筑山门楼、配殿相互对称，和谐自然。

据《新建北武当庙碑》记载：北武当庙是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由洪广营三宝居士郑惠及宁夏镇城周兆熊等人协力捐资募款，在一座小庙的基础上扩建而成，后又几经扩建：清乾隆四十年（1755年），在无量殿后建大殿无楹；嘉庆初建配殿；嘉庆十四年（1809年）于山门前置立石狮一对；嘉庆十六年（1811年）于前殿建立拱门三楹。光绪年间，北武当庙僧人广煜修学北京檀

柘寺，经檀柘寺方丈引见，敬请常来檀柘寺进香的慈禧太后为北武当庙钦书“护国寿佛禅寺”白绢条幅。自此，北武当庙又名寿佛寺。左宗棠等人也曾为之亲笔题字作画，使之声誉大振，远近闻名。每逢农历四月初八、七月十五、八月十五、九月九为庙会期，各地前来朝山拜佛者络绎不绝，香火旺盛。

关于这座寺庙的建立，民间还有一个传说：康熙己巳年，石嘴山的戍边士兵，每夜都在山麓巡逻，常常听到“背上我”的呼叫声。一天夜里，士兵们听到呼叫后，随口答应，顿时，一个士兵的背上就出现了一个人，只好把他背走。并问背上的人家住何处，姓氏名谁，为何半夜三更一个人在这里？但始终未听到背后的人回答。背出数里地，感觉越背越重，最后走不动了。士兵怒气冲冲地说：“你是石头人呀！怎么不说话。”语声未落，背上的人落地。士兵点着火把一看，原来是一尊无量寿佛石像。恰好此处山侧有一个岩洞，他就把佛像放置在岩洞中。到了癸末年，平罗清军驻守官兵在贺兰山围猎，突然看见祥云瑞气，笼罩群峰，还隐约听到兵器碰撞声和马蹄嘈杂声，大家觉得奇怪，就分头在山林深处觅寻，终于在山洞中又发现这尊无量寿佛像就把它背回来，行至黑墩塔，越来越重背不

动了。当时,有位善行居士提议,此处土地平坦宽阔,可以在这里修建一座寺庙,安置无量寿佛像,但由于没有水,无法施工。于是,人们就默默地祈祷,求神佛显灵相助。祈祷片刻,土地湿润,往下挖掘,地下果然涌出一股喷泉,泉水清澈甘甜。于是就在这里搭棚往下破土动工,用山上的石头垒砌墙基,用黄土夯筑墙建造寺庙。从此周围几百里的善男信女到北武当庙烧香拜佛,求神灵保佑,使则获利香火旺盛不断。

综上所述,北武当寿佛寺是一座历史悠久、享誉西北的名寺古刹。“西夏名蓝”已经为我们点了“题”。西夏:不言而喻;名蓝:意为著名寺庙;古刹:意为年代久远的寺庙。

### 西夏大兴佛教之风

史书记载:李元昊登基称帝后,除大规模扩建都城兴庆府(银川市)外,还在贺兰山东麓大兴土木,沿各个山口修建了大批离宫、寺院,有“绵延数百里”之说。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推广,至隋唐更兴盛,北宋、西夏时期,亦久盛而不衰。据《西夏简史》记载:“远在西夏建国前,佛教便在党项族内流行。”在西夏中央机构中,设有僧家功德司、出家功德司、护法功德司等机构,专门管理全国宗教事务。西夏把佛教“作为国教广泛推行”,因此,“到处修建寺庙,近自京畿,远及荒要,山林溪谷,村落坊聚,佛教遗址,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无不必茸”(见《陇石金石录》卷四)。西夏如是崇尚佛教,信教之人遍及全国各个角落。而北武当庙位于韭菜沟口(当时称九泉口)非常重要的关隘,不

可能不建设寺庙的。

从现存的西夏佛塔,如:“承天寺塔、海宝塔、拜寺口双塔、田州古塔”的建筑风格来看,北武当寿佛寺“多宝塔”与以上建筑风格有许多相似之处。

### 杀戮有所震慑

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拖着病体发动了对西夏的第6次进攻,这一次蒙古军首先攻下黑水等城,驻兵肃州之北,四处抄掠。接着进兵攻取沙州、肃州、甘州和西凉府。11月,成吉思汗统率蒙古大军进攻灵州,随后来到盐州川驻冬,在驻营地附近大肆杀掠,老百姓打土洞、石洞避兵,侥幸不死的人百无一二。此时,成吉思汗认为,经过这次打击,西夏已不再有力量抵抗。因此只留下一部分军队攻打中兴府,并派察罕入城招降,自己则率军南下,进入金境,攻陷临洮府和洮、河、西宁、德顺等州,另派出一支部队攻入宋境抢掠。

次年4月,成吉思汗驻扎于六盘山。6月,他继续向南进兵,至秦州清水县。7月,成吉思汗病死,死前吩咐:“秘不发丧,以免被敌人获悉。等到西夏国王和居民在指定时刻出城时,立即全部把他们消灭”。蒙古军按照成吉思汗留下的遗言,围城不解,直到中兴城里粮食告罄,兵民都疲弱不堪,被迫投降。蒙古诸将遵照成吉思汗遗命,开始屠城,中兴府居民惨遭杀掠,无一幸免。随后,又开始大规模的破坏活动,将西夏文物、建筑等,能烧毁和砸毁的全部毁掉。当时可能有幸存者藏匿深山老林;可能有建筑佛塔遗留下来。迫于这种残暴行径,以至于幸存者从此隐姓埋名,流落他乡,甚至



从此再也不敢提及与西夏的关系和与西夏有关的遗留物等,史料也无人记载,至此,一个在中国西北称雄 189 年的封建王朝神秘消失,连史书也少有记载。

也许,西夏人、西夏古塔从此就被历史遗忘了,或若干年后又被其他朝代改造利用了;也许,北武当寿佛寺中的“多宝

塔”就是西夏时期没被破坏的建筑。而今天的北武当寿佛寺也许最早建设于西夏时期。❶

(作者简介:撒学东,宁夏惠农人。现居大武口)



## 评张新喜诗七首

雷海基(北京)

### 有 寄

寄意湖山万事轻,烟波独棹与鸥盟。  
闲来涂抹云笺上,宋韵唐风自在耕。

评:诗惯用比兴手法,这种手法的好处是景像朦胧,意蕴深沉,耐人寻味,此谓之意韵。这首诗便如此,诗表达的是向往、追求自在,即结句的“自在耕”。这个意愿不直接道出,而是先描绘一种空阔,独处,只与自然界为伍的状态,在山间的湖面,独自行舟于烟波,以水鸥为伴。在游山玩水之余,写点诗词,写诗就是自己的事业,有如耕田种地般置身于大自然。读者可以见到自在的感觉很强,超然的意味很浓。

如果再细品,有闲时写诗填词,那么这个闲也不存在,还是忙于诗词,终究未得十分自在,不过换成了诗奴。闲与不闲是相对的,人没有绝对的自在。可见,诗写得成功。

### 泸州诗酒会醉酒有感

持身不饮已经年,一入泸州频醉眠。  
四海相逢多雅客,半因美酒半诗缘。

评:诗善于制造冲突碰撞,在碰撞中产生火花。这首诗的冲突碰撞是不饮酒与大

醉。已经多年不饮酒了,可到了泸州却醉了,而且是一醉不醒的大醉。产生这一矛盾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制造了一个悬念。诗的结尾给出了答案,除了酒之外,还有诗人朋友相逢。足见好酒与诗友都有巨大的魅力。

### 蟹

六跪二螯惯称雄,横行无忌目中空。  
烦君且待秋高日,终是难逃青变红。

评:咏物诗的要诀在抓住物的特征,由特征引伸,抒情发意。特征无非人能感知的声、色、味、形、名、性几方面,这首诗在蟹身的颜色上作文章。青、红,青是蟹的生命色,红是蟹的死亡色。生时横行霸道,目空一切,也不免变红作死。描写的是现象,蕴含的是事理:无论谁都难免一死。横行霸道会自取灭亡。诗有张力,又具意蕴。

### 黄沙古渡见鸿雁西归有感

千里长河百里沙,渡头落日冷蒹葭。  
西风雁阵声声远,渺渺云山何处家?

评:诗善于烘托氛围,做足铺垫。为写出高飞秋雁寻家的艰难困苦,前三句着力描绘空阔,遥远,苍茫,寞落,清寒景像,给

读者以孤独无援,归途漫漫,无以为家的感觉。从而自然得出家温暖,家可贵,值得珍惜,值得热爱的结论。诗的结尾,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 五十生辰自题

我本东篱采菊人,寄情山水笑红尘。  
一壶清茗时光老,半卷诗书岁月新。  
几案有琴常洗耳,灵台无垢足安神。  
余生试问归何处?五柳庭前鸡犬亲。

评:诗中“我”的意味浓,有三处直接称我:题目的自题的自,是自己,首句起头的“我”,第七句的“余生”。两处代称:洗耳的耳,是我的耳朵,安神的神,是我的精神。第二句的“笑红尘”,是用笑这个动词表现“我笑”,尾联上下句的一问一答,是我的口气。作者的形象清晰可见,读来倍感亲切。清代张问陶诗云:“诗中无我不如删,万卷堆床亦等闲。”可见,诗中有我的重要。

### 印象枫桥

诸暨之东东海滨,千年文脉宿心亲。  
白墙黛瓦江南韵,翠竹青溪古镇春。  
九里山陂隐高士,三贤故里感真淳。  
云庵遗迹今犹在,不见池头洗砚人。

评:诗的布局取总分式,首联端出“千年文脉”,提醒读者对枫桥的印象,虽然有江南水乡之美,但主要是美在人文。诗的

后半部分都是写人文,举例说明有高士隐山,有三贤故里,有云庵遗迹,有古洗砚池。千年文脉是总领,后面举例是对总领的说明。诗如文章,有论点,有论据。在形象描写的同时,又有很强的逻辑性。

古迹犹在,人却不见,见中有不见处,不见中有思念,令人不禁产生联想。而具有想像的诗是高层次的,因为想像有着无限的意涵,增添了诗的魅力。

### 同窗三十年湖城聚会醉书

故人相聚共衔觞,执手唏嘘话短长。  
半世悲欢随逝水,卅年风雨染秋霜。  
红尘倦客心神悴,学海良朋意气扬。  
把酒高歌拼一醉,一壶岁月一沧桑。

评:趣为诗之宗,诗界有无趣不成诗之说。趣有景趣,情趣,理趣,语趣等。这首除情趣外,还兼语趣,语趣主要表现在数字运用。八句诗,连题目用了六个数字:三十年,半世,卅年,加上三个一字。如果加上具有数字意蕴的共、长、短等字,数量感更强。三个一字又都在尾联,读起来别有韵味和节奏感。连续用同一个字,有叠加效果,共振作用。认真研究使用数字,也是写好诗的一个技法。①

(作者简介:雷海基,曾任解放军某部政治委员、大校军衔。解放军红叶诗社培训部导师)

# 铸造文化重镇,谱写黄河流域文化 大武口篇章

孙 铭(宁夏)

进入新时代,大武口区在积极走产业转型之路的同时,充分彰显优势,做强独具特色的文化产业发展之路。其中,打造“生态工业文化旅游重镇”“影视拍摄重镇”“中国散文诗作家创作重镇”建设在宁夏乃至全国独树一帜,并逐步向品牌化、产业化方向迈进,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文化特色、丰富了宁夏文化格局。

## 一、已形成的文化重镇业态

“生态工业文化旅游重镇”是石嘴山市转型发展新的特色产业,也是作为曾经的宁夏工业重镇转型发展的最具活力的新的业态。依据丰富的工业遗存,发挥具备宁夏独有的丰富的工业旅游基础,在较短时期内,形成“一线两点”(即绿皮小火车、大武口洗煤厂宁夏工业遗址公园、石炭井工矿旅游小镇)生态工业旅游格局。随着大武口“宁夏工业纪念馆”的建成和石炭井文旅小镇影响力的日益彰显,大武口生态工业文化旅游重镇内涵日益丰富,目前,“生态工业文化旅游”已被列入石嘴山市“9+3”产业发展重点。

“影视拍摄重镇”是依据位于贺兰山深处的石炭井文化旅游小镇而兴的独特文化

业态。2018年以来,宁夏恒方文化旅游公司入驻石炭井,短短几年时间,在几近废弃的石炭井小镇打造文化一条街,充分借助贺兰山文化品牌,“出卖荒凉”,先后吸引国内多家影视机构,拍摄了《贺兰英雄》《槐秋》《远去的山桃笏》《绿皮小火车》《爱在苍茫大地》《荒草丛生》《闽宁镇》等数十部院线影视片,近期,建党100周年献礼影片《我的父亲焦裕禄》入驻开展拍摄。依据苍凉俊美的贺兰山和丰富的工业遗存,打造“影视拍摄重镇”,必将进一步丰富大武口文化元素。

“中国散文诗作家创作重镇”落户石嘴山。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石嘴山市积淀了宁夏散文诗创作成果和队伍的“半壁江山”,宁夏的散文诗一多半成果落户石嘴山市,我市的一批散文诗作家活跃在国内散文诗领域,摘金夺银,著述颇丰。2018年以来,由我市作家创办了宁夏第一份散文诗刊,主编出版了《宁夏散文诗选》,建起“宁夏散文诗作家著作馆”。2019年,成功举办了第19届全国散文诗笔会,在这次笔会上,我市被授予“中国散文诗作家创作基地”。2020年,我市与国内享有盛名的《星星》杂志社联合开展全国散文诗大赛,征集

了全国的3400多名作家诗人作品12900章,创《星星》征文历年来之最。散文诗已成为石嘴山文学和宁夏文学的重要品牌。

## 二、几点建议

1、在“生态工业文化旅游重镇”建设方面,一是要做大品牌。首先,以“一线两点”为龙头,做大做强生态工业旅游,夯实区域内工业文化旅游的含量;其次,做好区内其他区域工业遗址旅游的开发和建设;二是要做大体量。要加强与周边工业城市旅游元素的衔接,组建区域性“生态工业文化旅游联盟”,以期在国内形成有影响力的生态文化工业旅游方阵,增强辐射性,在品牌化、产业化方面有所作为。

2、在“电影拍摄重镇”建设方面,首先,强化“一线两点”格局,加大石炭井生态文化小镇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使其具备基本的接待条件;其次,在打造特色小镇的同时,与近在咫尺的西部影视城形成互补;此外,探索举办相应的“宁夏电影节”文

化活动等,形成有机的旅游链和产业链。

3、在“中国散文诗作家创作重镇”建设方面,一是进一步加强扶持力度,在本地报刊开设专栏、专版,面向全国征集作品;二是与国内名刊名报联合开展征文、采风活动,对外宣传推介石嘴山;三是继续培育本土作家。此外,以充分彰显散文诗这一文学品牌为龙头,拓展“贺兰山诗歌”整理和“河套文化”研究,积极融入黄河文化建设之中,讲好“黄河故事”这篇大文章中的属于我们的文化篇章。

总之,铸造生态文化工业旅游重镇、电影拍摄重镇、中国散文诗创作重镇,既契合石嘴山实际,也体现我区转型发展。我们只有充分发挥已形成的三个“文化重镇”平台作用,使之品牌化、产业化,才能在谱写黄河流域文化、讲好“黄河故事”中做出贡献。🌱

(作者简介:孙 铭,宁夏恒方文化旅游公司法人,石嘴山市首届“文艺名家”)





春色（国画）

陈刚刚 作



### 画家简介

陈刚刚，就读于中国国家画院。宁夏青联委员、石嘴山市文联副主席、石嘴山市青年文联主席、大武口区美术家协会主席。创立陈刚艺术工作室，发起“为梦而来”公益系列活动。曾多次举办展览并出版画册，市级“351工程”拔尖人才。





## 大雁飞过石炭井（歌词）

辰夫（陕西）

天蓝蓝，云轻轻，  
大雁飞过石炭井。  
几度花繁明月夜，  
一抹乡愁心潮涌。

路弯弯，山重重，  
矿区百里踏歌行；  
乌金送暖铸丰碑，  
峡谷生风迎宾朋。

长征桥畔父子兵，  
新华街巷缱绻浓；  
巍巍贺兰映岁月，  
春秋冷暖比翼行。

啊……啊……

惜别家园一生情！  
山里工匠故乡人，  
魂牵梦绕总相逢。

啊……啊……

远行路上歇歇脚。  
情悠悠，意浓浓，  
鸿雁归兮舞歌声……

（作者简介：辰夫，原名高彦升，曾  
执教于石炭井矿务局某中学，现居西安）

